

恒齋先生遺書

養病漫錄

陸與九家世紀

遺稿

詩文

扈從西上日錄

桑名前修遺書

四

秋山文庫

3-31

7

樂為前修遺書四

恒齋先生遺書

養病漫錄

陸奧九家世絕

遺稿

遺書編纂取極所刊

故桑名教授片山先生之墓表

先生諱成器，字君彝，稱理助。初稱鐵之進，有所遊改焉，曰恒齋。曰箕山，曰得庵，皆其別號。本氏杉野，考諱直方，妣片山氏。先生其第三子也。襲外舅諱成英後。先生幼受業蒙齋廣瀨先生，先生大奇之。教督周至，守國公亦知其遠器，命入昌平黌。文化十一年，特命參預學事，尋為學頭。文政九年，遷教授。是時公退老已久，益注意於育英，而先生從容誘掖，各因其材而施教焉。嘗有所建白，公嘉納之。因撰薰陶教化錄云：嘉永二年五月三十日，先生年五十八，以疾卒。葬于城西圓妙寺後山。私謚曰文通先生。為人寬厚謙和，坦懷待物。雖家人未嘗見其有遺色。事無細大，處之夷然，曲盡其方，而無所苟焉。其學淵博，務明大旨，議論平正，妙有獨詣，尤精通于和漢典故，旁講輜略。若其文詩之典雅整潔，則



觀於遺集可見矣。所著凡十餘種，要在適用。嗚呼！先生天資之美，學德之選，可謂不負于君師之鑒也已。先生事四世，恩遇隆渥，累加秩祿，至側役格，食百石，始娶松本氏，先卒，生一女，後娶小森氏，生七男三女，男四人夭，三子成勝承家。

小野正端撰

予春首患咳嗽，尋之，腋間發一腫，初甚小如桐子，大按之不覺痛，已發寒熱，腫漸長大，綿延三旬，醫曰：腫不發痛不愈，且戒以防風寒，於是請告在家，又二旬矣，腫果覺痛，數日而潰，然寒熱未去，猶在牀蓐，春晝如年，友體困憊，祥卿日夕來過，與之劇談為樂，因以消日及病少愈，把筆錄之，十失五六，雖不足存，然此亦病中一樂事，姑錄以當地日之一笑云。文政甲申孟夏旬二，箕山外史書于香雪堂南窓之下。

養痾漫錄序

予春首患咳嗽，尋之，腋間發一腫，初甚小如桐子，大按之不覺痛，已發寒熱，腫漸長大，綿延三旬，醫曰：腫不發痛不愈，且戒以防風寒，於是請告在家，又二旬矣，腫果覺痛，數日而潰，然寒熱未去，猶在牀蓐，春晝如年，友體困憊，祥卿日夕來過，與之劇談為樂，因以消日及病少愈，把筆錄之，十失五六，雖不足存，然此亦病中一樂事，姑錄以當地日之一笑云。文政甲申孟夏旬二，箕山外史書于香雪堂南窓之下。

養痾漫錄卷上

桑名 秋山 斷 校

古者易子而教者、恐傷恩也、然就傳以前、漫然無教、日入縱恣、驕蹇、故養幼子法、欲愛而有法、如見客必拜、與人言必坐、飲食必有時等、是也、此皆以身教之、有過、少懲之、必不言語煩聒、言語煩聒、最害兒性、要在不失其樂意耳、

欲兒嬉也、把菓餌欺之、欲兒怕也、說鬼物誑之、移情性於冥々之中、不爲小害、可不戒哉、

嚴中之寬、人服、寬中之嚴、人恨、寬人所喜、嚴人所惡、始以所喜施之、後必難繼、古人食蔗曰、漸入佳境、可以論治道、可以悟交際、柔病因循、剛病悍制、柔蔽昏愚、剛蔽暴戾、因循故至于昏愚、悍制故爲暴戾、人生病痛雖多端、細推之、不出此二者、

喜機權人、不可與處、能害人心術、有我必人、不可與論、使人有爭氣自棄者、不可共事、使人怠惰、

要看身甚重、亦要看身甚輕、蓋看身重、則不敢負天而容于不謹矣、看身輕、則不至徇耳目而累其靈臺矣、然非看身重于平常者、不能看身輕于變故也、爲君者、不能使臣自視重者、不能復使其自視輕、

信賞必罰、誠也、私意則其間、則賞罰與實爲二、二則不誠也、

凡處事、各有規模、有就大處起見者、有就小處起見者、就大處起見、多失於鹵莽、小處起見、多陷于固滯、人宜先看破已所偏、而後觀其是非也、

議論、觀人之得失、而不觀己是非、故爭、毀譽、觀人之成敗、而不觀己能否、故易、苟反之、則人品頓進一等、

富貴壞人、生於得之之易、貧賤壞人、始於欲得之切、得之一字、壞人無窮如此、可不懼哉、

大事非有度量、不能承當、而度量生於識見、識見明、而度量大、度量益大、而識見益精、二者雖有先後、然亦相待而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不見透二者之不足動我、豈能容受而不淫屈、處富貴威武之間、不爲其所移、而後其不足淫屈我者益精明也、堪忍善善理、亦善成事、不可不擇也、

天地之生意、在人則爲樂意、故人不可無樂意也、淫于富貴者、爲富貴所搖、而失其樂意者也、濫于貧賤者、爲貧賤所搖、而失其樂意者也、就下水之樂意也、炎上火之樂意也、故水在山亦下、在井亦下、火燎髮亦上、燒原亦上、顏子在陋巷、非樂簞瓢、其所樂亦如水火之在井亦下、燎髮亦上耳、

或謂余曰、余欲節縮用度、以積金錢、救族人貧窶者、何如、曰、節用救貧、固是美事、然此非欲救人而節用也、古人節浮費、自是常理、如此、家資有餘、出以救貧人、亦常理、自是如此、若欲救人而節用、此私意也、凡事行得是當、少涉私意、則不可也、豫讓復讎、事必烈、惜夫使愧後世一語、已陷刺客、夫復君父讎、臣子之職、豈有所爲而爲之、苟有所爲而爲之、南軒所謂利而即是私意、

說話文章同一機也、無主腦、不分明、無警動、生厭倦、無收殺、欠精神、過煩易迷、過簡難解、明快意淺、含蓄有味、說理要含蓄、說事要明快、

議事欲衆、斷事欲獨、不衆則情理不盡、不獨則事機易失、書、心畫也、詩、心聲也、不須觀人、姑自反察之、迺勁澹泊、沈着清新、輕浮陳腐、嫵媚激昂、發露一言一畫之中、不可掩也、貴學者默而

味之、

聲大者多粗、聲小者多姦、形豐者多富、神清者多貴、易喜者易怒、好與者好取、善譽者善毀、善諾者善負、小信、詐僞之漸、小廉、貪欲之表、非可以相人耳、自反自省、可知己之趨避也、

讀書者、以作者意讀之、不以己意讀之、而後得作者意、作者之意已得矣、其是非得失、可從而議也、今人讀書、開卷已有主張、故不唯不得彼意、亦不覺己見非也、

風俗、國家之元氣、忠信、風俗之元氣、下之事上、寧陷過誤、不當掩飾入詐僞、上之使下、寧失網罟、不當束縛使其飾過也、

大學章句、以可畏解嚴字、按嚴者界限分明、不少假借之意、君子小人不遁于十目十手之所視指、其界限分明、無一毫假借、故可畏也、

本朝經學古用古注及僧玄惠以濂洛學爲正講程朱新釋于朝廷見尺素往來後復廢及惺窩羅山二先生起正學始盛于世北島准后忠義出于天性艱難不悔其所著正統記關城書議論醇正文章雅健不知何處得來也頃讀尺素往來載其受學玄惠最通資治通鑑宋朝通鑑學果有淵源玄惠著太平記書南朝事有是非違聖人者豈所傳者止文字訓詁而實無所得乎將其書傳于北朝盡非其舊也何所學之正而所筆之曲也羅山文集不可不讀國家典章制度多其所擬定實布帛菽粟之文也史體有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是也觀其人之始終而老其賢否莫紀傳若也觀一代之盛衰而考其治忽之所自莫編年若也觀一事之原委而考其得失莫紀事本末若也

或論文曰字欲古句欲新字古免杜撰句新免陳腐昌黎務去陳言亦唯如是

古人著書皆謄寫相傳故佳者一出至紙價頓貴且校勘精到字畫楷正其不佳者人輒不傳後世印板一出雖齊東野人語一禍棗梓數百千本隨出此書之所以益多而益不可讀也且印本易得而謄寫愈苟勢然也

詩以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民間歌謠謂之風朝廷之樂歌謂之雅廟中之樂歌謂之頌雅有大小宴享之樂雅之小者也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雅之大者也周室東遷雅降爲風重祭賜魯告成功于周公之廟故有頌衛武之詩以議論音節之大入于雅皆周詩而有商頌者因宋而存焉其詞則善善惡惡其教則溫柔敦厚其義則思無邪至矣盡矣

蘇明允號老泉、人皆知之、東坡亦號老泉、見石林燕語、呂祖謙號

東萊、人皆知之、其子好問、孫居仁、亦號東萊、見曝書亭集、

天龍川、一名天中川、見源光行海道記、

或論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驕慢隨生，好欲上人，不及今戒之，恐其弊至，侮人凌物，以禍其身耳。後來下視其兄，不屑其所爲，嗾其上而亂天下者，病根在此，使其始不學無術，其驕慢必不至如此。然則信西可不亦謂前知哉。豐公答朝鮮王書云：直入大明國，易我朝風俗於四百餘州，不知四百餘州何代所置，或以爲元制。後讀溫公傳家集，有慶曆七年賀赦詩云：驛書散出先飛鳥，一日恩流四百州。宋已有此語，非元制可知也。或疑此特舉大數耳，未必實有四百州也。崑山德本勸人學問，此豈實知學之爲學哉。然亦叔世之所罕見。機山出師，集諸將，熟議方略，當其紛々不決，默擇其善者，指先世所傳甲旗而誓，以決其議。與諸將約，誓言一出，不論策之得失，一意從事，以是一衆心。每大制勝，及勝賴出師，長篠宿將皆諫，而勝賴亦用是法，人皆知必敗，死以徇事，無敢復言者。嗚呼！人用法而

事成，法用人而事敗，凡事出忠信，何徒木之賞，徒木之賞，權宜之術，非永世法也。

藤原實衡聞鎌倉公北伐，欲出兵于白川關而拒之。既而慮其難守，退拒國見山。北條氏政不拒豐公於箱根，而坐城受圍。豐孺子不進據京師，而恃金湯，皆下策也。治水者，以堤防水，不以堤受水，守禦亦然。雖然，三人者不足以語之也。

平右府征伐敵國，不殲其人則不止，故用力甚勞，而成功甚難。豐公一變，招撫先於用兵，服者就封故地，故不數年一匡功成。然其弊至，封功臣無地可割。

右府之討三好義繼，關白之誅明智光秀，此天下之大機會也。幹旋天地，運用乾坤，唯此是時也。右府不誅義繼，出師之名不明，則成敗之所以異，關白耶。

木

明智光秀棄母徇功，固天地之所不容也。然於右府不爲無功，右府何以惡之之甚？右府嘗強酒光秀，怒其不飲，拔刀擬之，殆將刺，又怒容遁逃，粹髮以頭叩地，血流被面，又命饗神祖，怒其肉餒，舉足蹈饗具，此數事皆所以招弑逆也。夫光秀不愛其母，豈愛其君？右府固當遠之，已近之，又辱之，可謂謬也。或疑時有人讒之，因假其手以逞已欲者，後世爲之所蔽而不知耳，理或有之。

信濃國居天下之脊，東海道十五國在其南，中山道八國，靡其東西，北陸七國，連其北，一支西走，又分向背，爲山陰山陽二道，又西踰海爲西海九國，其南者跨海爲南海六國，以水觀之，東出者爲利根川，南下者爲天龍川，西走者爲木曾川，北流者爲信濃川，國郡形勢，以水流推之，可知其大凡。近江國諸水聚而爲湖，南吐

而爲宇治川，可知四邊皆山，獨缺其南也。

町屋川，出員辨郡，其水甚清而甘，溉之穰瘠，期年化爲膏壤，土人就沙石之地種麥，皆能蕃盛秀熟，又以布帛漚曝數次，光白如雪，蓋水性沈重，能入物故也。

朝明川，河身皆細沙，水比町屋川最清，善發茶味，水淫家以爲近郡第一，然灌之田畝，禾稼少實，蓋水過清不足于甘也。大抵邦人品水，以斤量輕爲上品，漢人以重爲上品，甘則重，清則輕，理然也。城西諸山，土多石少，不唯艱得佳泉，溪澗多渴，上野村有一泉，出厓下，厓下皆小石子，涓々活流，清寒甘馥，大旱不少減，爲本府諸水冠，泉處修竹成林，草木秀美，其爲佳泉，可望而知也。山有石，善生雲，又善生泉，白川土人云，田土交小石子者，能耐旱氣，亦此理也。

本府瀕海地甚薄穿土不到三尺輒得水然悉作泥土氣且海氣相通往々帶鹹不中飲人家鑿井皆不過雜用耳唯地底有沙石處水清寒可食然屢濯衣巾漸作垢闇色可知非佳泉也

養痾漫錄卷下

桑名 秋山 斷 校

祥卿云洋走人遇颶船主奔走舳艫間勉勵水手以自救及其桅折舵壞不可如何坐舵樓上徐唱棹歌滿舟人心因以鎮定不然皇遽失措忽就覆溺故也兵法敵及親營將必下馬踞床亦是意也

舟人云洋中遇颶謹勿戀岸蓋近岸海淺故令放入洋縱令飄蕩萬里亦無礁石壞舟之虞也人之處事至於盤錯難解之處多欲速稅駕弛肩遂誤事是言可以譬之

某侯官中女豎以廿五歲爲限過則出嫁曰不可使其失時矣嗚呼文王之澤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者亦此意之推耳此地多霜不甚害物非如白川微霜輒殺物也白川多霜之年

竹木皆死，如梅桃諸菓樹，開花以前遇霜，皆不結子，土人曰：蕎苗高過一尺，其歲必多雪，未審果然否。白川俗以正歲插門竹葉生枯，卜其歲旱澇，亦有是理。

嘗種芭蕉，每七八日，必開一葉，六月後生荷，葉開稍遲，及笱與母齊，而母不復生葉，蓋代謝之理，雖微物可觀也。

房州館山人養節，以種樹接木爲業，嘗以菊數種，接在一根上，到花時，紅黃紫白，各々相雜，又諸花卉欲枯者，臃腫難長者，針其節，灸其根，皆能繁茂，果堂云：我松欲枯，灸其根，出土三寸許，能活，嘗試果爾。

平地之農，肩擔山澤之農，背負各從其便也。關東之俗，好食，關西之俗，好衣，好尙異也。

荒政不可不預也。舟楫通利之地，可一日出入數萬石之穀，故民

間藏穀雖多，皆不可恃，蓋歲儉穀貴，一舉出之，及爲之制，已不可及。

飢荒人死，大抵在正二月之間，三月則草芽已萌，可以食，南中地暖，冬月菜蔬不死，飢荒之年，隙地多種之，可以助民食，根實可食者，多不成，故莫如菜蔬。

山間築陂蓄水，不惟可爲早備，近山草木亦易長，築堤之法，鑿地深廣各五六尺，長竟堤身，以土細軟者填之，築牢爲基，就上築堤，高卑大小如法，忌以木石雜之，如此，堅固耐久，且水不滲漏，長無決壞枯涸之患矣。

沿河隄防，宜多植竹，竹根盤錯，能護堤身，後年繁茂，材足用，栗木堅韌，在土不朽，而善生瘠地，此地殊乏，忍侯在封時，以子給民戶，各種之，後民以樹陰害圃，稍々伐之，卒無存者，此未得其方。

也、今擇城西諸山谷一二所、課旁近民戶、一戶種十株、百戶可得千株、如此十年之後、良材可用、其繇可薪、其實可食、利亦不少、大凡與利、當爲民謀、民已富、其利何之、唯患無耐久試之之人耳、我邦良馬、把地名或所騎人官名、配毛色呼之、如信濃黑、甲斐黑、大夫黑、是也、六朝已有是稱呼、齊龍驤將軍所騎赤馬、爲龍驤赤、見南史、

六淵曰、諸飛走動物、皆可馴、唯毛色純者難馴、如猿可教以舞曲、然一放之、逸去不回也、

下毛太田原驛西原上、夏日曉霧中、隱然有人馬、貫甲插旗、各執器械、陸續相屬、頃刻消滅、土人謂之蒲蘆、不知何謂、蓋亦山市類也、

吉田平三在白河、嘗入山溪、山上忽然有聲、有物直立、高五六尺、

如逐物狀、審視之、一黑蚺蛇也、平三有膽氣、擁刀倚樹而立、蛇不敢近、蜿蜒踰山而去、平三云、蛇無他異、眼比軀殼甚小、唯有光爛然射人、聽之祥卿、

常陸國筑波山、溪漲岸崩數十丈、出一龍顛骨、高四尺許、雙角劍牙、似畫家所描龍狀、國主聞而取視、土人今藏牙數枚、祥卿所善醫生、嘗過而親觀云、然未審真龍骨否、

宋度支員外郎宋廸、工畫平遠山水、其平生得意者凡八、此今所謂瀟湘八景也、元人以來、始大行于世、吾邦仿之、諸國郡鄉邑、靡不有八景存焉、而琵琶湖最著、其尤俗者、畫琵琶湖全景于一幅中、就各處畫雨畫月畫雪、似俗所謂狐狸嫁娶天氣、成何畫趣哉、真可笑也、

今人往來以十樣錦雁來紅老年爲一物異名、詩中混用無別、

霜後葉通紅者、雁來紅也、一半紅者、老少年也、夏月即青紅相錯者、十樣錦也、命名各有所指、豈可漫然混用哉、

白川河鮮、山目魚爲第一品、其狀細鱗有斑、似鱗而小、好生清流、鱒小年魚、亦有時而至、然如流寓賢者、郡志雖收入、要終非吾物也、

黃連、黃芩、石菖、白礬、四味、水煎洗目、治眼患、咀生竹葉、敷創上、能留血、屢試有功、

予與大森親長、飲劍工宗平家、時鍛劍新成、及長三尺、親長彈而歌、少陵短歌行、淋漓激昂、此飲也、壯、與果堂從毅齋先生上櫻山、秋氣清肅、紅葉滿逕、燒松毬而溫酒、時歌招隱歌、此飲也、幽、月夜泛南湖、微醉思渴、引手採蓴、啖之、此飲也、適、予遊常州、憇那珂港、北風迅急、海濤如山、震撼天地、買得一樽、坐面海店上、引滿自酌、

此飲也快、予徙是地也、奉母携妻子、押官物、晝奔走塵埃、夜整勅行李、不得頃刻安眠、既抵是地、顧瞻滿堂、經歷數百里、舟車無恙、團欒相語、舉杯相屬、此飲也、歡、枕上一想、書以附一笑、

蔡蒙齋寄弟良齋詩、題曰寄良弟、此截別號字、配排行、而呼之、秋厓次韻朱子插花臨水爲誰容句、曰誰牽薛荔采芙蓉、以容貌之容、爲芙蓉之容、此亦一法也、

偶讀李泰伯詩、詠雨、徑草微滋垂粉汗、砌沙圓滴簇蜂房、描得頗極刻畫、然乏風韻、未如來時稿葉疎々響之有致、又讀史、若向大臣求媵姪、當時誰肯議通和、凡任國事、把作自家事、則必不到誤國、夫稱小人者、無他、唯在如視秦人肥瘠、與占利便耳、攝州金龍寺、以櫻花名、

一法、公移其種子照源寺、賦詩賞之、恭錄、寸陰可惜、勢陽春、山寺

櫻開招雅賓，今日遨遊爲賞詠。金龍名品遠移新，又孟春臥病欠
茶觀。今日櫻花開十分，幸有海濱廟堂地，逍遙艷景逐殘醺。一時
奉教和之，錄三宅正堅排律，金龍名種世間聞，萬朶千條發十
分。洛藥謾言誇絕色，蜀英誰見吐奇芬。未論殊域遙超類，也識本
朝尙出群。白晝長臨大始雪，黃昏悞入垂天雲。氣含淨露人々襲，
香帶光風院々薰。蜂奏急腔聲斷續，蝶翻長舞影繽紛。錦心繡口
清詩賦，珠盞玉杯美酒醺。賓主一臺真二妙，賞花開士對
明君。

隣道公集善詩諸臣，爲中秋賞月宴，服正覽詩，綺筵不獨醉南樓。
對水薦杯梁苑遊，此夜平臺池上月，風流自屬白河秋。吉村宜元、
一輪明月上城頭，此夜趨陪攀玉樓。江水影清何限興，琴樽乘醉
對中秋。關戶昌雄、瑤臺初賞白河秋，月朗梁園玉樹浮。銀漢影明

中

池水色，樽前授簡賦高遊。滕長美，清秋爽氣滿江臺。明月長宵積
水開，烏鵲影翻銀漢出。魚龍浪靜夜珠來，霜生礎杵寒聲響。露滴
梧桐木葉催，定識西園陪宴客。承恩誰擬仲宣才。
白川城東里許，有擲目村。府城古城存焉，故教授東陵先生有懷
古詩，一時大夫士以下，唱和數十人，錄在板，揚土神廟楮上，錄一
二。松定保詩，群峰秋滿碧流湄。昔日關城誰得知，唯有虛墟神廟
在。丹楓相映夕陽時。南元規，古城蹤跡幾千年，山傍熊河絕壁懸。
今日蕭條人不見，荒園秋色有誰憐。山長顯，荒城蹊路白雲間。千
古丘園人去閑，唯有于今秋色好。滿林楓葉照空山。中維年，遺壘
據山草樹迷，古城陳迹極攀躋。愁看郭外東流水，送盡繁華終不
西。
林天門，房州館山人也，嘗見一絕于祥卿處，清新可誦。池水溫暾

暖可漁、曲灣如練似秋初、一程石路當山轉、紅葉村南人賣魚、
童携霹靂琴、洞蓄神仙冊、一蹊何處通、江上數峰碧、余嘗觀山水
圖、上題是詩、有一小印、曰笑隱、頗有道氣、未詳何人、
余西來日、訪岡崎昌光寺、住持萬空、見出示詩數篇、清艷動人、畫
遊、西湖夏晚、動新涼、桂棹蘭舟載越娟、日落人歸歌吹寂、一汀風
露藕花香、又幽人曾約問山房、日喚樵青爲掃牀、乾鵲數聲竟無
信、落花流水送斜陽、

蒙齋先生嘗除夜有詩云、半生南國客、今歲故鄉人、先生頻年行
官江戶、此詩喜其適在鄉守歲也、今先生遂家江戶、爲南國人、仕
官者無定居、蓋如此、
我友上村養齋、詩文皆可誦、卒後問其稿、已散逸不存、頃檢篋中、
得二首、足亦見其一斑、野望、小春斜日暖、詩步自寬、夕、新雪遙峰

白、殘楓小路舟、清川潛魚出、古木宿鴉寒、喜見村醪熟、茅檐杉葉
團、土俗九月酒熟、賣酒家檐上懸杉葉、剪使團、以爲招牌、即是也、
又送蒙齋先生、白露秋光梧葉落、金風夜色雁聲來、明朝匹馬天
涯去、我等文章何處裁、

翠關君夙好山水、其在政府、猶屢命駕探勝、嘗遊豆州、有詩云、泉
石烟霞病此身、今年何幸恣遊春、山程水驛諳風土、夜雨晨霜慣
苦辛、東海恩波天外濶、富峰祥氣望中新、歸來試向朋僚問、探勝
如吾有幾人、實非虛言也、

祥卿出純齋江山圖、使予題一絕、純齋房州人也、屋後層巒繞水
灣、連津修樹午鷄閑、我亦往年經過客、依稀猶認房州山、
堂弟子道幼有詩才、爲先輩所推、頃寄一詩、清絕可誦、宵分獨坐
絕喧嘩、酒渴解來時煮茶、妙處特知人定後、花邊淡月月邊花、

朋友零落不少、如北島宣哲植木克荷青木重任、皆有才思、善詩、北青二子、妙年蘭摧、求其遺篇已逸、唯得克荷一律、錄于此、客愁真萬斛、行路晚冥夕、雲擁山村暗、風搖野竹青、人生多過歷、歲月不留停、今夜投何處、日沒長短亭、克荷有故去鄉、流寓長沼、今不知其所在、此詩似為識、

裁

余與青子彪交久、性好作詩、然不甚惜、嘗有題画一律、非其得意者、然余恐其亦散逸、今錄于此、泉源田家近、新水滿烟汀、野老栽花逕、那侯喜雨亭、長松圍屋碧、垂柳入門青、堤畔人來去、年豐杖屨寧、
懶叟津藩人、有故辭仕、隱南總百首、集諸生教授、自號批把園、與俗客往來、稱長兵衛、其在津藩、稱北宮勸解由、土人初不詳何處人、有問之者笑而不荅、卒後檢其遺物、而後知之、嘗有一絕、亦足

見其為人、臨池夫子巧骨肩、賺騙村童食筆研、莫道千金當一字、近來不直半文錢、

柳枝密鎖澗流隈、篔簹尋幽呼渡來、家在輕烟圍樹處、一村雨霽杏花開、祥卿曰、此房人中川立敬所作、立敬亦一奇人、其性愛客、家貧朝夕兼食、猶召書生寄食自喜、余觀其詩、莫大過人者、然予遊房州日少、所見詩不多、故錄以存云、

豐西坡我鄉先輩、頃得舟行一絕、早起開窓夏氣清、釣舟携友忽乘晴、納涼載酒平波裡、先向鵝州一葉輕、邦人謂鷓鴣為鵝、洲在松岡、戍海岸數百步、鷓鴣常群、故名、詩稱鵝州、用邦語也、
廣川直養嘗赴白川、途宿杉戶驛、怒逆旅小厠無禮、手及數人、自屠腹而死、其性激烈、不受人挫辱、如此、然好作小詩、清婉不似其為人、夏日、雨後山中蜀鳥鳴、駐筇處々弄新晴、竹風荷氣無炎暑、

一逕繞池十里程、

予往年在東都國賢、與今白川侯文學前田修相識、客歲移封之際、屢得以事相見、將發、留詩作別曰、一別茗溪事、易、天涯十載、歎疎隔、誰知今日桑梓鄉、君作主人我作客、修次韻見示、金蘭交誼情何易、唯嘆平生雲樹隔、舊話僧房半日閑、他鄉似遇故鄉客、蓋錢予于蓮峰寺、故云、

客歲移封、并峩山先父兄而至、有詩、五口之家十僕夫、尊親耄老、要人扶、驛亭千里秋光老、寒透征衣、衣薄無、肺腑流出之言、讀之、使人有看雲之想、

讀峩山癸未稿、採錄一二、發竹岡、辛勤跨馬涉林丘、聊抱微痾空自愁、閑却溪山風景好、一詩都不到心頭、旅館久住、縉州碧海涯、釣竿終歲弄漣漪、主人休閒郡廷事、親戚官名亦未知、示小野生、

平日讀書動說天、纔臨小事便茫然、祗緣見得行間墨、辜負牀頭往聖編、

祥卿富津十絕皆佳、予特愛其相豆如烟浪如雪、縉州亦是似房州句、亦字多少感慨、

紫山漫吟、佳句頗多、如微雨長亭柳、夕陽前路花、搖落秋深滿城雨、西風菊瘦一籬霜、又一庭風露疎桐月、無限秋思是此中、皆其得意者也、

毅齋先生嘗掌邸中學舍、後爲藩學教授、邸中門人、祖道千住驛、皆戀々有難別色、先生高吟曰、悠々天地皆行旅、何必今朝是發程、一闕而別去、

詩有境界、有身分、我輩宜就身分上而求其境界、古人以燈火歸院落、歌管下樓臺、爲觀富貴者句、此唯得富貴境界、而不得身分、

故字々富貴而不免爲旁觀者之語也、

霞岳距城不遠、最宜遊觀、予嘗有一律詩、以記所見、實來是地、後第一詩也、故錄于此、傍丘竹樹細蹊通、佳處乘喧聊一窮、粃麥鋤山不遺利、魚鹽稅海有餘豐、參差帆落新晴外、絡繹人還斜照中、澤國晚冬春亦似、籬梅開遍野村風、

跋養痾漫錄後

字書云痾亦疾也、人之百疾皆係於氣者也、但疾也者、氣失于平、而然也、痾也者、身失于節、可有此疾而致也、蓋療者治之正者也、養者治之工者也、文武二者士之本業、武屬剛、文屬柔、故養痾須依文也、矧君彝之於文詞、夙達且嫻乎、人之於技、苟不達則不娛也、以其所不達而欲娛其心、則不能也、傳云三折肱、知爲良醫、舉已之所飽試者、施之、人之所憂、且治之、不以攻擊之猛、而治之以工柔、使之樂不苦、讀書之娛與養、同功於不識不知之中、疾苦蠲除焉、可喜也、今歲正月、君彝寄書兒忠一、曰、身在遠地、不能報多年教督之恩、爲恨、不識漫錄之養、我於披閱之間、與在視藥餌之寒暖、其功萬々、予今痾向愈、於醫人則致饋謝勞、於君彝之謝、則即以斯序云、

文政九戌申仲春上巳時春雨後桃花浪新漲乃汲取八丁隍楓橋下水磨墨書於肥亭西窓下只恐腕力未復猶病夫之容體以成諸盟遠想之憂

辱知廣瀨典書

君彝及予共瀋之讀書人君彝以此養痾予乃以是得疾賢不肖相去固如此我友冠山老公岡本花亭共同庚今年六十有足強詩凡有花柳地莫不游即有詩書以見貽予亦與之反賢不肖之去不獨文章

文政九年五月望

蒙齋典謹錄

陸奧九家世紀序

余之在白河也、時遊仙海二道之間、歷覽山川、訪問遺事、撫群雄
興廢之迹、未嘗不慨然而歎也、蓋中世以還、或托神明之胃、或庇
功勞之報、雖強弱大小之不一、然各割據其地、以傳之子孫、及其
後世、爭力競雄者、殆四百有餘年、而莫之能并焉、至天正之季、伊
達黃門奮起其間、次第刪削、或降或亡、莫敢嬰其鋒者、豈不偉哉、
然豐公東征、束手納地、若爲之驅除者、嗚呼斯所謂雖曰人事、豈
非天者耶、奧地僻陋、記載粗畧、事偶存口碑者、譬如斷錦爛繡、頭
尾不接、其要領終不可得也、余嘗有纂修之志、有所聞見、記而投
之囊中、及西徙桑名、相距一百五十餘里、耳目不復接、遂委而不
理、客歲男允出乞校之、於是取而閱之、詳者蕪雜、畧者濶疎、雖未
足以成編、其興廢之迹、可爲今日之勸戒者、亦不少矣、因一校而

錄之、仙道六家、海道二家、會津一家、凡九家、如伊達氏、則出入九家、雖不別錄、其事之得失、亦可槩見云、弘化二年歲次乙巳夏六月朔旦、桑名立教館教授片山器君彝甫題于江戶邸舍之小樓、

目次

第一卷

白川結城氏世紀

第二卷

須賀川二階堂氏世紀

第三卷

石川石川氏世紀

第四卷

三春田村清顯世紀

第五卷

四本松吉良宇都宮石橋大内世紀

第六卷

二本松島山氏世紀

第七卷

會津葦名氏世紀

第八卷

中村相馬氏世紀

第九卷

岩城岩城氏世紀

陸奧九家世紀卷之一

桑名 片山 器 編輯

秋山 斷 校

白河結城氏世紀

野史氏曰、余嘗上結城氏之墟、望山川之形勝、下而觀感忠之碑、刻慨然曰、嗚呼、道忠氏之忠憤義烈、赫然與日星爭輝、觀其臨沒之言、千歲有英氣、蓋中興諸將、與新楠二公可並駕而俱馳者、唯道忠氏為無愧焉、其子孫藉餘烈而享茅土者十世、然委靡不振、莫足錄者、豈山川英靈之氣、盡發泄斯人而不能復孕育耶、何數百年之久、寥々無聞也、余歷叙諸家、而以結城氏居首者、豈偶然也哉、

結城氏、出于藤原秀鄉、秀鄉八世孫政光、為下野大掾、其二子曰

朝政朝光、朝政居州之小山、稱小山氏、朝光居總之結城、始稱結城氏、時源二位賴朝開府、錄倉、朝政兄弟為其所親任、文治五年、賴朝伐藤原泰衡、取陸奥國、以白河岩瀨名取三郡、加賜朝光、朝光生朝廣、圖系嘉祿二年、有盜稱公曉、作亂白河、朝廣擊誅之、公曉者、弒右府實朝者也、東鑑朝廣生廣綱、祐廣、祐廣始居白河、是為白河結城祖、圖系祐廣生宗廣、宗廣率其族、服屬北條氏、時北條高時專橫、帝惡之、謀誅之、僧正圓觀預其謀、事泄、元德二年七月、高時執圓觀、流之白河、命宗廣囚之、時宗廣既薙髮、稱道忠、元弘元年、帝下密詔召兵討北條氏、高時聞之、起兵犯京師、道忠留其子參河守親朝守白河、親卒其族從之、帝避之笠置、東師追圍之、城陷、帝幸京師、高時擁立皇太子、稱元德三年、明年正月、高時遷先帝子隱岐國、改元正慶、二年二月、道忠從

東師、攻千劍破城、帝敕道忠為結城總領、文書是時先帝既還、自隱岐、御舟上山、下詔召勤王兵、道忠及其子親朝奉詔、以弟片見祐義、田嶋廣義等、從新田義貞、伐鎌倉、太平記結城、是月北條氏滅、太平記六月、先帝還京師、停正慶號、復稱元弘三年、冬十月、以皇子義良親王北畠顯家鎮奥州、道忠從還白河、光明寺殘編纂、以道忠為奥州諸郡檢斷職、國人服從、本朝通記建武元年、錄道忠功、拜宰相中將、加賜依上保石川庄三邑、文書二年六月、道忠以所賜依上石川邑予其子親朝、七月、以宇多庄賜道忠、八月、以結城攝津入道黨賊、命道忠錮之、以其邑賜之、以上文書冬十月、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有隙、相訟、帝不直尊氏、詔義貞伐之、太平記是月、補結城親朝于白河、高野等郡檢斷職、文書道忠及三河前司親修伊達左近藏人行朝為式評定眾、建武年間武年十

一月、北畠顯家爲鎮守府將軍、補任新田義貞與足利尊氏戰于
 豆州、不利、兵潰而還、尊氏犯京師、太平記延元元年春正月、道忠
 從北畠顯家入援、與足利氏戰山崎、不利、十日、帝幸叡山、道忠
 以伊達信夫兵、屬義貞戰于三條河原、梅松論二月、足利尊氏奔
 兵庫、帝還御花山院、道忠從顯家、追尊氏抵芥川、與足利直義
 戰于豐島河原、尊氏遂奔九州、太平記是月、詔以義貞親王爲陸
 奥太守、將軍顯家奉之如奥州、於是道忠亦還白河、關城書三
 月、道忠遣兵從唐橋經泰等、伐相馬光胤、敗之、又遣中村六郎、出
 兵于宇多庄、熊野堂攻光胤、光胤敗死、南朝紀傳四月、道忠以其所
 領與總野羽參諸邑、予其孫顯朝、書文五月、足利尊氏犯京師、楠
 正成拒之、湊川死之、帝復幸叡山、本朝通鑑六月、足利尊氏復立
 新院、稱建武二年、於是皇統分立、同上十一月、帝詔道忠討

足利尊氏直義等、書文陸奥官承制以親朝爲下野國守護職、同上
 十二月、帝幸芳野、本朝通鑑新田義貞奉東宮奔越前、關城
 二年正月、與人聞京師破、多屬足利氏者、北畠顯家奉親
 王保靈山、道忠護送到熊野堂、與相馬松鶴九戰、櫻雲記顯家取
 宇多郡、與道忠、故道忠置戍兵于熊野堂、與和茶話記足利尊氏以
 斯波兼賴爲奧羽探題、遣相馬胤賴攻熊野堂、中村六郎死之、同上
 三月、以下總結城朝佑邑、賜道忠、又賜高野郡以賞其功、文書
 五月、道忠從親王入靈山、太平記九月、北畠顯家奉親王西征、勸
 王戰于止相之間、道忠留親朝守白河、親率兵從之、連戰有功、同上
 足利義詮棄鎌倉奔京師、同上三年、北朝改元曆應、同上二
 月、勤王師進到青野原、敵拒之黑地川、師不能進、道忠曰、吾聞敵
 扼要害、可從他道擊之、請經伊勢以抵吉野、徑入京師、顯家從之、

轉經伊勢抵南都議師所向道忠曰賊魁在京請徑襲之不濟則
暴屍王城耳從之神皇通記廿八日師與桃井直常戰于奈良不利
親王以吉野本朝通鑑三月高師直以兵三萬來掩伊達信夫兵先
潰五月顯家軍天王寺先衆至阿部野爲師直所掩軍潰顯家
死之道忠走吉野北畠顯信保八幡敵圍攻之擊却之然糧爲敵
所燒不能守顯信入河內閏月新田義貞死于越前事聞朝廷
震恐道忠進奏曰顯家三歲中再起勤王師者以奧羽二國固服
王化也今因民心未變遣一皇子以招撫之陸奧五十四郡可得
兵四五萬臣華首戴胄祇奉皇子以從事會稽之耻可雪矣朝議
然之復遣義良親王以北畠顯信爲陸奧守救新田義興北條時
行宇都宮公綱各還關東聚兵會奧師時顯信猶少故其父親房
同行輔之道忠奉之赴陸奧七月丁亥發吉野以陸路皆梗欲泛

海以東悉會伊勢上船九月到天龍洋遇颶舟艦四散道忠等飄
蕩七日復還勢之安濃津候風十餘日將復發而道忠嬰疾將死
遺囑曰吾年七十死其常也未能滅賊而死唯是爲恨以我言傳
之親朝勿以供佛施僧爲勿以稱名讀經爲速斬賊首懸之我墓
門足矣拔刀切齒而卒年七十三同上道忠初叙從五位下任上
野介既而薙髮故稱上野入道一稱源秀普應寺記並系圖道忠二子
長親朝在白河次親光在京師足利尊氏之犯京師也親光從千
種忠顯拒之勢多聞大師不利乘輿幸延曆寺追及之跪奏曰
官軍失利事緣大友貞載反復臣欲刺貞載以報國請辭帝爲
之歎歎時貞載在東寺親光佯乞降貞載曰卿既投降法宜釋甲
仗親光諾爲授其刀斫之貞載墜馬而敵人麇至親光與從者十
餘人皆死櫻雲記親朝初稱七郎歷任三河守大藏少輔大輔兵

衛尉修理大夫、入北朝、復稱大藏少輔、系圖及文書元弘元年、道忠從北條氏命入京、親朝留守白河、四月、詔親朝募兵奧羽二州伐北條氏、書文及北條氏滅、錄親朝功、賜糠部郡、南部茂時之邑也、上同建武二年、補親朝於白河高野等郡檢斷職、以其族親義等上同邑賜之、上同延元元年二月、義良親王為陸奥太守、親王以下野守護職、賜于親朝、上同親朝從北畠顯家伐賊於五百河、尋顯家西征、親朝復留守白河、神皇通記道忠既死、親朝奉其遺言在白河、伐其屬足利氏者、興國元年、從北畠顯信伐足利基氏、高師冬于總之駒城下之、關城書五月、顯信入白河城、募歸順兵、上同秋八月、帝讓位于義良親王、吉野拾遺二年八月、宇都峯親王入常陸小田、本朝通鑑三年、石堂秀慶與書親朝顯朝屬足利氏、尊氏亦以手書招之、不從、上同三月佐竹義敦攻關小田兩城、不克、六

月、高師冬攻小田、亦不克、九月、師冬復圍小田、小田治久降之、北畠顯信奉親王保大寶城、北畠親房保關城、師冬圍之、伊保眞壁皆叛、親房乞救于親朝、親朝諾而不果、上同四年、親房承制以親朝兼上總守護、初道忠之死也、親朝奉其遺命、一意征討、既而官軍連敗、國人多應足利氏者、親朝亦懷觀望、六月、親房以手書責其不出兵、親朝不報、是年、足利氏以吉良眞家畠山高國為奧州而管領、五年、關城不守、並同上三月、足利尊氏遣左馬助義之檄相馬出羽守親胤伐我、書文六年、親朝遂叛、屬足利氏、足利氏以親朝領檢斷職如故、上同親朝晚年、城小峯、徙居之、永德二年卒、普應寺結城系圖子顯朝代立、興國六年、與父親朝同屬足利氏、書文貞和三年、從畠山高國吉良眞家相馬胤賴、攻藤田靈山田村、宇津峯諸城陷之、北畠親房還入吉野、自是奧州官軍益衰、本朝

五年、足利基氏鎮鎌倉上、觀應元年、足利慧源與其兄尊

氏有隙、出據和州、屬官軍、畠山高國應之、據岩切城、為吉良貞家

所陷、本朝通記九月、顯朝弟小峯朝常歸順、從北畠顯信伐石堂秀

慶、櫻雲二年二月、高師直師泰所殺、足利慧源與尊氏平、太平

朝常復叛、與顯朝合、書文初親朝老于小峯死、次子朝常代居

之、稱小峯氏、子孫漸強、圖系吉良貞家聞高師直黨將至、檄顯朝

固守白川、書文尊氏下教、令顯朝領邑如故、又令貞家賜顯朝以

新宮庄及田村三邑、上同冬、下詔招顯朝朝常朝胤、上同文和元

年閏二月、足利尊氏與新田義宗戰于小手差原、敗走石濱、顯朝

引兵會之、太平先是、兩朝講和、停觀應號、至是和破、帝幸

天王寺、足利義詮入京師、復稱觀應三年、祇園四月、北畠顯信

起兵以伊達田村兵、與吉良貞家戰于安積郡、本朝通記七月、小峯

朝常從吉良貞家、陷宇津峯、顯信奉一品官、出亡、上同二年正月、

足利氏以顯朝補白河等八郡檢斷職、書文是年、足利基氏為關

東管領、四年、以北畠顯信子守親為陸奥國守、顯朝拒之、本朝通記

延文元年、斯波直持代其父家兼為陸奥管領、家譜貞治六年、

關東管領足利基氏卒、子氏滿代之、本朝通記顯朝自彈正少弼轉大

膳大夫、宣口四月、顯朝奉教、從兩管領伐大崎治家、以其遣兵擾

名取郡也、書文十二月、將軍義詮薨、義滿代之、本朝通記應安二年、

顯朝讓邑其子滿朝而老焉、書文顯朝歷任左兵衛尉、彈正少弼、

大膳大夫、上同大藏大輔、櫻雲而卒、子滿朝襲封、為左兵衛尉、圖系

明德二年、將軍義滿下教、賜高野郡如故、書文三年、足利氏滿

兼領奥羽二州、鎌倉大草紙是歲、南北統一、通記應永三年、小山若

犬丸據小山起兵、足利氏滿伐之、若犬丸奔奥州、田村氏滿進入

都

白河聞若犬丸逃而還大草四年割田村邑四十與小峯政常是歲滿朝老焉文六年足利滿兼置弟滿貞于篠川滿直於稻村以鎮仙道伊達左京大夫政宗不從其命七年九月滿朝從上杉禪秀攻政宗于赤館政宗降服薙髮號圓孝大草十八年滿朝及小山長沼宇津宮等擊小山隆政隆政奔蝦夷長藤廿三年上杉禪秀叛足利持氏持氏伐之滿朝以兵屬之鎌倉九滿朝卒歷任中務允文左兵衛尉系修理大夫大草子氏朝任彈正少弼系正長元年擊石川駿河守有功稻村滿直予書賞之文氏朝卒子直朝立系永享四年直朝任修理大夫文十年將軍義教遣上杉清方伐足利持氏下教直朝卒兵會之上十一年將軍賜氏朝宅地于京師上十二年結城兵起將軍下教與羽諸士會伐之時直朝與石川氏構兵不出師嘉吉元年四月結

城陷將軍以書讓其不會于師上寶德元年與岩城清隆易其邑在菊田者岩城三年會津猪苗代盛光濱崎政賴相攻直朝及小峯往謀其平長藤享德元年足利成氏以宇都宮篤綱黨于上杉道朔伐之篤綱子明綱乞降許之篤綱來奔大草二年細川勝元以直朝遣篤綱降古河移書謂之使伐古河以自謝罪文會津松本筑前圍其族右馬允於芳賀館直朝遣兵助筑前殺右馬允長藤長祿二年先是將軍義政遣其弟政智鎮豆之堀越以為關東主將下教關東諸州奉政智伐成氏不用命者罪之文由命直朝賜宅地于京遣其出兵于關東直朝終不從上遣兵五百人援仙道山內越中攻田島葦名盛詮救田嶋互有死傷我兵退還越中入中野自殺長藤文明三年夏上杉顯定攻古河遂足利成氏直朝與葦名盛高伊達持宗謀援成氏不果

會津舊事雜考

直朝老子政朝代之稱彈正少弼系圖

十一年仙道五

十峯城主石川氏叛會津政朝為擊之長縣日記政朝為人風雅善

和歌十三年會家臣於城東鹿島祠親臨賦萬句聯歌白川記十

二月佐竹義俊乞兵於我伐羽之山形賄以三邑書文政朝奪武

茂庄足利政氏移書其族小峯朝修論政朝還之不從書文十九

年直朝夫人某氏卒會聖護院准后道興來賦和歌弔之直朝和

之四國雜記延德二年小峯左衛門佐朝修轉修理大夫宣口明德

四年政朝子顯賴自宮內少輔轉右兵衛佐同上五年政朝置八

槻神田書文永正二年葦名盛高與其子盛滋有違言其老佐瀬

富田來奔政朝如會津和之盛高不聽盛滋奔米澤舊記六年與

那須構兵東菴七年二月修理大夫朝修自殺書文四月彌七郎

顯朝戰死于小作田系圖九月九日小峯政重作亂誘岩城兵襲

白河政朝出奔那須其子五郎走會津長縣日記十日政朝卒舊事雜考

左京亮顯賴襲封自是白河漸衰日記十一日會岩城守隆擊那

須那須記十七年八月顯賴伐那須先是那須播磨守資親無子

養顯賴次子為嗣稱資永既而生資久置之山田資親疾病以資

久托大田原出雲守使廢資永而立之資親卒出雲守以其黨五

百人襲資永于福原圍攻之資永出擊敗之然敵至益多資永夜

遣關十郎潛入山田執資久至殺之乃卒餘兵出戰遂死之顯賴

聞資永被圍乞兵岩城俱伐那須圍山田大田原大關等皆那須

諸族也皆來救顯賴分兵五百以岩城兵涉那迦川逆戰于繩釣

臺不利圍城兵亦潰大永元年十一月顯賴復出兵于下毛岩

城重隆會之遂拔山田追烏山又乞兵于小田守都宮小田守都

官兵出次五月女坂共攻上河井拔之那須資房退保烏山我師

欲進攻之、鹿沼雪德齋諫之、於是諸軍各還其邑、以上那須記顯頼子曰義綱、任左兵衛佐、系圖四年、義綱為其子晴綱聘岩城重隆女、既納幣、重隆以女與伊達晴宗、於是義綱與伊達岩城交惡、永隆軍記天文三年、仙道大亂、會津四家合考四年、小峯五郎還自會津、在會津廿又五年矣、長日記晴綱初曰晴廣、義綱之子也、天文十一年、任左京大夫、文書廿年、晴綱與葦名盛氏田村清顯二階堂照行畠山尙國講和、文書弘治二年、置斑目廣基于合渡、大塚綱久于塙、深谷伊豆于流、新小萱篤綱管生白岩田嶋舟關等諸士各居其邑以相應接、於是勢頗張、白川記須加川二階堂盛義遣其將保土原氏等來侵我新城、新城備後守死之、城陷、晴綱怒遣新小萱篤綱白岩刑部伐新城、不克、刑部死之、同上永祿二年二月、遣芳賀遠江守和知左馬助佐藤大隅守復伐新城、拔之、進薄須

加川、須加川千用寺長祿寺妙林寺僧來謀其平、會我將新小萱篤綱卒、乃許之、同上三月、始與越後上杉景虎通好、文書三年、葦名盛氏遣使來謀伐常陸佐竹氏、三月、晴綱以兵五百會之、佐竹義昭恐伊達氏岩城氏襲其後、不敢出、檄那須資胤以當我、資胤出兵于小田倉原、晴綱以會津兵與資胤戰、不利、小峯義親次子所獲、那須記晴綱卒、子七若丸尙幼、族人小峯義親與和知美濃逐七若丸奪其宗、七若丸走柳津、後十餘年、葦名盛氏詣柳津見之、為之請、義親允之、七若丸稱治部大輔義顯、天正十一年、還白川、居小田川岩窪切木石城、及白河亡、匿大田川民間、元和大坂之役、義顯已卒、遺民奉其子朝綱、屬佐竹氏、未發而卒、子孫遂臣佐竹氏、白川記義親已逐義顯、娶葦名盛氏女、與那須石川佐竹互相侵伐累年、仙道表鑑天正元年、義親以斑目信濃守為先鋒、

攻淺川、破其外郭、城兵殊死鬪、我兵多死、佐竹義昭聞、淺川被圍、以其子義重爲將、那須兵爲先鋒、救之、義親城關和久拒之、葦名盛氏聞之、出兵白坂爲我聲援、會相之北條氏政陷關宿、以狗下總、常師退去、上同三年六月、常師復入大碓、斑目氏大塚氏皆舍邑而遁、常師遂取柵倉赤館、置其將澁井內膳守之、斑目大塚河東田諸將謀復之、會石川昭光出兵于野出嶋、應于常師、諸將與之戰于釜子、白川記四年四月、義親師于河東田、遣穗積斑目諸將夜襲赤館、拔之、上同七月、常師圍赤館、遣其將澁井內膳刈近邑禾、遂過柵倉抵釜子而去、初諸將之拔赤館也、斑目信濃獲澁井氏、遣還之、內膳德之、故其刈田禾、斑目氏之邑獨無所損、義親以是疑其貳、誘信濃而殺之、於是柵倉赤館復沒于佐竹氏、上同六年三月、遣大塚吉久攻淺川、石川昭光以岩城兵來救、我軍不

利、吉久戰沒、同上七年五月、常師來侵、攻新地山壘、忍右京芳賀越後等救之、不利、常師進過關山到合戰坂、義親遣大塚小八郎覘之、與敵候騎遇、獲之、又見敵伏兵于騎谷、走還報之、義親分兵一出合戰坂、一出雙石口、會戰于引目橋、又不利、將走、忽有二童子來、敵見以爲救兵至、遂潰、追北斬首三百八十級、人以爲神助、佐藤忠秀遣大塚和知等涉逢隈川、與山王森軍夾擊敵、圍新地山者却之、然敵至益衆、漸逼白河、義親不能禦、避之鶴生、乞救會津、佐竹氏入白河、葦名盛氏岩城常隆來謀其平、以柵倉與佐竹氏、於是義親還白河、上同十一年、先是和田安房者得罪佐竹氏來奔、義親信任之、至是安房復貳佐竹氏、遣其出師、而已內應之、佐竹義重親將來侵、義親不悟、以安房爲先鋒、親出拒之、義重佯退、義親從入敵中、安房拉之奔常師、軍潰、旣而義重以女妻義

親以其幼子喝食丸為之子以和、還義親、義親還白河、愧其所虜、
 薙髮號不說齋。永廣軍記 淺川大和守聞義親所虜、乞兵二本松、襲
 白河、赤坂朝光告之、佐竹氏、佐竹義重遣兵圍淺川、城陷、大和守
 死。同上 十二年六月、佐竹義重出兵仙道、還抵白河、過關山、白葉
 備中據山邀之、毀其先鋒。同上 十三年、義親會佐竹義重、葦名氏
 岩城氏、石川氏于須賀川、取中村砦。伊達田村畧記 十四年、伊達政宗
 取二本松、崑山氏亡。本朝通鑑 十五年十月、佐竹義宣侵岩城、義親
 會伊達氏兵救之、常師退次關山、攻之不克、是夜、常師伐木繫布
 為疑兵、我師以為敵大至、遂潰。那須記 十六年、常師三千入赤館、
 義親遣河東田某、硯石正尹襲之、常師退、正尹追到寺山、為流矢
 所中、常師復來、義親拒之合戰、坂、伏兵藤川、偽退、常師來追、伏發
 斷橋、常師敗走、尾擊之、斬首二百三十級、三日、常師陷本沼八

幡館、百目木修理亮恐其遂侵、軼白河、留舟田入道等守砦、以屬
 兵五十人、要之中途、眾寡不敵、遂敗、修理亮被創、退入松林、庵死、
 其妻芳賀氏殉之。板橋農家古記 十七年、會津須賀川皆入于伊達氏、
 於是義親石川昭光降、附伊達氏。舊事雜考 修關和久壘、以備佐竹
 氏。四家合考 須加川遺士據大里牛城、不從伊達氏、伊達氏遣田村
 中務攻之、義親遣兵會之。舊事雜考 十八年、豐公圍攻北條氏于小
 田原、奧州大震、中島上野介勸說義親遣使送款、且饋米二百苞、
 義親依違不決、會伊達正宗如小田原軍、乃以馬及鷹托之、以獻
 之、正宗到、小田原、豐公譴其恣慢、掠仙道、沒其僥地、是以義親饋
 獻終不能達、秋七月、豐公滅北條氏、遂入奧州、以義親不送款、收
 其地、義親潛居城北金勝寺、後客于伊達氏。四家合考
 野史氏曰、親朝城小峯而老焉、其仲子朝常晚稱小峯氏、其子孫

襲稱之、而譜牒謂其宗亦稱之者誤矣、自義親逐義顯以奪其宗、今所存譜系皆以義親繼晴綱、而不載義顯嫡庶淆亂、不可推究也、然以其為名家、列國聘徵、分為數家、各以宗自居、據其所藏文籍、唯仕羽之秋田者、則義顯之裔、其為嫡統有可證焉、又有稱南氏北氏者、皆其支族、而其源委終不可詳云、

陸奧九家世紀卷之二

桑名 片山器 編輯

全 秋山 斷 校

須加川二階堂氏世紀

二階堂刑部少輔行嗣者、入道道蘊之裔也、須加川古記行嗣事足利

持氏有寵、鎌倉大草紙賜岩瀨郡、築須加川守屋館居之、應永又稱三

河守、土人所傳其子為遠江守為氏、嘉吉三年襲封、時尚幼、留居鎌

倉、以族人治部少輔者為代官、居須加川、治部少輔專恣、田租自

入、不敢輸之、於是為氏以從父民部少輔為目代、遣之須加川、治

部少輔以女妻民部少輔、置之北澤、而已專郡務、自若、為氏既長、

白之足利成氏、伐治部少輔、文安三年、為氏帥兵到須加川、民部

少輔伐治部少輔、為之請曰、三年致邑而避之、因以治部少輔女

妻為氏、為氏許之、假居和田三年、治部少輔不肯避城、為氏怒、帥兵一千擊之、治部少輔自殺、於是為氏徙治須加川須加川古記、為氏之攻、治部少輔也、先遣其妻、治部少輔出兵于途、逐其護送者、而棄女子倉澤而去、女詠絕命詞、自殺興中同上、五年、築壘于岩瀨、安積二郡境上、稱新田、遣濱尾民部大輔戍之、藤葉榮、為氏為奧羽二國守護職、寬仁五年卒、古記、為氏生行光、稱山城守、文明九年七月卒、長祿寺過去帳、行光坐行詮、亦稱山城守、同上、十六年、韋名盛高來侵、行詮拒之、互有死傷、長祿日記、明應九年三月、行詮卒、過去帳、行詮生續義、天文五年、出兵下野、戰于喜連川、文書、續義改名晴行、娶伊達植宗妹、卒、其子曰彈正大弼照行、同上、照行既繼其家、是時、仙道大亂、會津有韋名盛彥、白河有結城顯賴、米澤有伊達晴宗、海道有岩城由隆、相馬顯胤、其他田村石川二本

松四本松互相侵奪不止、日記、天文十七年、遣信濃守盛義、與伊達氏戰于牛庭原、敗之、榮表、廿年、照行與韋名盛氏、田村清顯結城、晴綱、島山、尙國講和、結城文書、照行卒、盛義代之、系圖、弘治二年、遣保土原氏常松氏、失田野氏、攻新城、拔之、白河兵來救、擊却之、獲其將白岩刑部、白川記、永祿二年二月、白河兵攻新城、陷之、漸逼須加川、遣人乞平、白河兵乃退、同上、十二年三月、遣兵二隊、從佐竹義重、與北條氏康戰于下野、永慶記、天正八年三月、破田村清顯於下山田、進入安積郡、取太平、本朝通鑑、六月、韋名盛氏卒、其子盛興先卒、無嗣、家臣請盛義長子嗣其家、是為韋名盛隆、四家考合、是時、伊達正宗兵威寢盛、有并吞奥州之志、四隣憚之、通鑑、九年、田村清顯侵我邊邑、盛義以佐竹氏韋名氏兵、徑入三春、清顯懼、請還其侵地、以和許之、合考、七月廿三日、盛義疾卒、長子盛

隆既嗣葦名氏而次子蚤卒是以盛義無嗣家臣相議奉大夫人
 伊達氏以聽庶政伊達田村畧記十年矢部周防守為今泉城代為田村
 清顯所圍家臣相議救之救兵敗退保大窪敵縱火焚林我兵不
 能支遂入矢田野今泉遂潰佐竹氏葦名氏伐田村救之取御代
 田清顯請以今泉易之許之於是復取今泉以濱尾某守之同上
 十三年會津白河岩城石川兵皆會于我進入安積郡攻拔中村
 壘伊達氏兵出在高倉本官我師分赴之戰于人取橋頗有利明
 日欲復戰會佐竹義政卒于軍中其軍先還於是諸軍皆散合考
 是歲豐公為關白通鑑十四年二本松入伊達氏同上十六年夏
 四月聞伊達氏與最上氏構兵于境上欲乘間取仙道乞兵會津
 時會津君臣以大內備前叛附伊達氏并惡伊達氏許之十六日
 矢田野義正須田盛秀以會津兵入安積郡伊達成實片倉景綱

自二本松大森至義正等力戰敗之追北到觀音堂會津兵別拔
 片平虜備前母議並進攻高倉本官聞伊達氏大軍至乃收軍而
 退永慶記須田盛秀卒兵從佐竹氏葦名氏結城氏復入仙道與
 伊達氏相拒于郡山窪田之間伊達氏築塙穿隍固守不出佐竹
 義重使盛秀擊之盛秀曰敵堅壁不出以誘我而我派軍突之是
 棄我也義重乃止既而岩城重隆來謀平於是諸軍皆散合考十
 七年片平助右衛門叛降伊達氏仙道復戰爭同上五月會于佐
 竹氏葦名氏岩城氏謀伐田村氏會猪苗代盛國叛會津葦名氏
 軍先還於是諸軍散去同上五月伊達正宗入會津葦名氏亡仙
 道及會津四郡屬伊達氏同上伊達正宗遣人說須田盛秀降附
 不從保土原江南齋濱尾善齋矢部守屋諸老臣皆與盛秀有隙
 相尋納款于伊達氏勸加兵須加川十月二日正宗合田村清顯

兵次片平、以降將新國上總介大內備前爲先鋒、舊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等次之、分入八幡雨喚口、城中聞之、勸說大夫人伊達氏、以城降、夫人不聽曰、降者降、去者去、我不敢恨、我唯待正宗來、自裁耳、諸士慨然莫敢言去者、於是定固守計、上同岩城遣其將竹貫中務少輔來協守、廿六日、伊達正宗陣于城西原上、先鋒來薄、須田盛秀等拒之于牛袋河上、頗有斬獲、守屋筑後縱火會下民屋、以延外兵、火及長祿寺、寺在上風、焰烟覆城、城兵不能禦、夫人欲自殺、左右止之、正宗遣人迎夫人、使者慮其不從、佯曰、岩城使者、夫人乘輿出城、到新井田、使者以實白、且言正宗無他意、夫人居止唯意所欲、夫人默然不對、乃館之福島、永慶記城旣陷、須田美濃守以手下兵還據和田、米澤兵來圍、盛秀以謂二階堂氏已亡、復爲誰守、乃火其城、與矢田右近奔佐竹氏、伊達正宗

在須加川月餘、留石川昭光守之、十八年、矢田野伊豆守集須加川遺民、據大里、先是、伊豆守降伊達氏、正宗以之如小田原、途亡還大里、起兵、伊達成實遣石川昭光擊之、不下、斷其汲路、以困之、城兵夜襲其守兵、殺之、旣而豐公東征、收伊達氏所侵奪仙臺會津等諸郡、城兵乃散、大夫人伊達氏自福嶋如岩城、又依佐竹氏、佐竹氏之徙秋田也、夫人亦徙、途疾、留在須加川長祿寺、慶長七年、卒于長祿寺、葬于二階堂氏之塋城、並同上野史氏曰、須賀川之陷也、叛者縱火外應、城遂不守、至今遺民以是夜連火炬數十、上下遺墟、以祀其神云、或其嘗膽之義歟、夫人氏以孤嫠之身、督率將卒、狗義自誓、詞義凜然、家旣亡滅、其志不屈、聞關流離、遂終身於夫家墳塋之地、蓋天亦憐其志、有陰助之以完其節也、嗚呼烈哉、

井季曰光賴居川尻子孫各據其邑數世而其世次不可詳也第
 三子曰治部大輔基光繼其宗世居泉館石川系圖基光數世之孫
 曰七郎義光元弘三年北條高時遷帝于隱岐天下叛之新田
 義貞起兵擊高時于鎌倉滅之義光從戰于稻村有功及足利尊
 氏叛犯京師義光屬足利氏戰于叡山敗死義光孫曰中務少輔
 滿持系圖建武二年滿持從足利氏命出兵下野文書是歲太郎
 光春其子基光攻唐橋經泰于湯本四年與伊賀盛光合兵戰
 于三箱湯本之間延元三年小平光俊從北畠顯家西征戰于
 安部野畧浦等處並同上康永元年足利氏以吉良貞家畠山高
 國為陸奥兩管領經略奥州於是諸雄相尋納款時石川氏族千
 石有大和守時光板橋有掃部介高光兄弟也而高光屬足利氏
 時光攻取其邑然官軍勢漸衰亦終降附足利氏仙道表鑑及文書觀

應中畠山高國據邑屬官軍高光從吉良貞家擊之松藩徵古應永
 之季有屬上杉禪秀伐足利持氏者其姓名莫傳文書正長元年
 族人溝井六郎戰于依上獲里見刑部少輔是歲與白河結城
 氏朝構兵並同上義光玄孫亦曰義光稱駿河守薙髮曰光念系圖
 寬正元年將軍義政下教徵兵擊足利成氏石川氏終不出兵
本朝通鑑文明十一年結城政朝來侵長藤日記光念子為中務少輔
 持光持光子為治部大輔宗光宗光子為中務大輔成光成光子
 為駿河守尙光尙光子為植光植光子曰晴光稱修理大夫系圖
 永祿八年二月石川郡司小平修理以兵七百據中村別築小壘
 于日照田一關與田村清顯相持十九日矢吹筑後中館左衛門
 曲木武兵衛以騎二百橫衝田村陣修理出兵其旁欲夾擊會佐
 竹氏二階堂氏援兵亦至不果清顯乃退入守山伊達田村畧記晴光

無子、養伊達晴宗第四子爲子、稱大和守昭光、系元龜二年四月、葦名盛氏結城義親與佐竹義重、大田三樂構兵、昭光與相馬盛胤謀平之、北越軍談小平修理來奔、畧天正三年六月、昭光與白川兵戰于野出島、互有死傷、白川記五年五月、田村清顯侵蓬田、城兵乞救、晴光乞兵會津、徑入田村郡、清顯退救、畧六年三月、昭光將兵與白河將大冢吉久戰、獲吉久、白川記十一年、伊達輝宗老、正宗代之、兵威漸振、四隣畏之、通鑑十三年、昭光會佐竹葦名岩城白川兵、略安積郡、陷中村、與米澤軍戰于觀音堂、交綏、同上諸將進攻玉井、擊米澤軍、敗之、永慶記是歲、豐公爲關白、通鑑十四年、伊達正宗取二本松、永慶記十六年、從佐竹氏葦名氏等攻郡山、略記七月、諸將與伊達氏相持累月不解、岩城常隆來謀平、於是諸將皆還其邑、通鑑昭光之姊、佐竹義重之室也、是以

昭光屬佐竹氏、葦名氏惡之、合白河須加川三春四本松兵來侵、昭光以千餘騎禦之、敵入大寺、永慶記十七年、敵自大寺來侵、擊却之、斬首三十四級、夏、伊達正宗取會津、冬、取須加川、昭光以兵從之、正宗以須加川與昭光、並同上十八年、豐公東征、收伊達氏侵掠之地、於是昭光從伊達氏之其國、遂爲家臣、系初昭光欲臣伊達氏、謀之群臣、溝井六郎獨請死守、昭光不聽、出自後門、走伊達氏、六郎聞之大怒、遂自殺、同上野史氏曰、石川本隸白川郡爲鄉、後升爲郡、蓋其地西際逢隈川、東北連岩城田村諸郡、南與海道諸郡以山爲界、山多田少、其石奇、皴爲園池者、皆爭尙之、水泉清冽、底多白沙、日光照之、金色爛然、蓋地產雲母故也、然其疆域不大、石川氏據之數百年、其支族食一村一邑者、姓名雖間見于載籍、嫡庶且不可辨、要之、皆齷齪

不足道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陸奥九家世紀卷之四

桑名 片山 器 編集

全 秋山 斷 校

田村田村清顯世紀

田村清顯者、征夷將軍田村麻呂之裔也、田村麻呂父曰刈田麻呂、爲陸奥守、生田村麻呂于田村莊、故名焉、子孫居其地者、世稱田村庄司、世系綿遠、不可得而詳也、大系圖錄 倉大草紙元弘建武之際、有刑部大輔者、從北條氏犯笠置、太平記後歸順服屬官軍、延元三年、有宗季者、就結城親朝請爲莊司、允之、結城文書興國二年八月、莊司及伊達石橋南部滴石等經略斯波岩手二郡、誅稗貫氏、南朝記傳三年、高師冬圍北畠親房子關城、田村伊達等出兵于常陸、援之、既而皆通師冬、本朝通鑑正平三年、藤田靈山陷、官軍益衰、

同 六年屬吉良貞家、從入柴田郡。上 七年、北畠顯信起兵于
 奥州、莊司及伊達行朝等復應之、與吉良貞家相馬胤賴等戰于
 安積郡戶谷田、佐々川諸處、互有勝負、方是時、官軍勢微、諸將相
 尋降附足利氏、而有志于王室者、唯田村氏與伊達氏而已。上
 南朝既亡、應永之初、有莊司清包者、起兵、足利氏遣其族滿村
 來伐、清包兵敗。傳 三年、小山若丸作亂、足利氏滿伐之、若丸
 丸來奔、清包與若丸奉新田氏、據邑拒之。紙 清包與結城
 滿朝、小山義景戰不利。長 二月、足利氏滿以關東十二國兵
 來伐、六月、入白河城、清包度難敵、與若丸共逃、於是氏滿割田
 村庄三分之一、與小峯政常。大 十八年、小山隆政匿庄
 司家、謀作亂、上杉氏憲遣結城滿朝、小山長沼等伐之、隆政遁。日
 續太 廿三年、從笹川滿真伐足利持氏、持氏得罪於將軍義政
 平記

也。通 長祿二年、將軍義政伐足利成氏、下教與羽、出兵會之、田
 村以出兵遲緩被譴。文 清包之後、有左京大夫利顯者、清顯之
 曾祖王父也、有勇名、數與岩城白河相馬安積諸士戰、威振仙道、
 仙道 表鑑 利顯之孫曰安藝守隆顯、嘗侵略白河、取廿一邑、結城氏
 乞平、乃還。伊 天文元年、與伊達氏戰。日 十三年、隆顯與
 石川植光和好。石 十九年、葦名盛氏侵中地村、乞平、乃去。日
 隆顯生清顯、稱玄蕃允。系 廿年、清顯與葦名盛氏結城晴綱
 二階堂照行畠山尙國和。結 永祿六年、先是、青田左衛門得
 罪相馬氏來奔、清顯置之新館、稱新館山城、相馬盛胤怒、欲擊山
 城、而清顯每援之、至是、山城獵于釘野、盛胤知之、遣齋藤伊賀掩
 之、山城僅逸。永 八年二月、清顯率兵千餘擊小平、修理于中
 村、不利、會佐竹氏石川氏來援、小平、清顯退入守山。畧 元龜二

年二月、清顯復圍小平、攻之、小平降、修理走石川、同上天正二年八月、清顯及鞆名盛氏出軍白河郡、與佐竹氏戰于寺山、斬首五百級、結城文書九月、安藝守隆顯卒、器記三年、清顯率兵千五百人、與大內備前伐淺川、赤坂朝光要之中途、清顯分軍圍赤坂、朝光走保成田、追圍之、不克、死者百餘人、永慶記四年、清顯與大內備前侵須加川、初清顯與會津合、與佐竹氏數戰于石川、淺川之間、及會津與佐竹氏通好、清顯恨之、與大內氏合、叛會津、攻片平、取之、使備前弟助右衛門守之、十月、鞆名盛氏出在窪田、清顯與之相持數日而退、五年、鞆名盛氏復出兵于郡山、福原等處、清顯擊却之、並同上五月、清顯以中津川兵部為先鋒、親率兵七百人、繼之、次鹿倉、以薄蓬田、聞會津兵入境、退入守山、器記七年、以女妻伊達正宗、同上八年、清顯與二階堂盛義戰于下小山田、不利、

盛義入安積郡、太平陷、通鑑大內備前來攻百目木、擊却之、永慶記九年、遣田村月齋侵須加川、取今泉七鄉、同上鞆名盛隆者、二階堂盛義之子也、故盛隆乞佐竹氏兵救須加川、攻取御代田、清顯還所取之地以平、四家合考十年、復與鞆名氏戰不利、阿子嶋遂為會津所并、略記二階堂盛義屯白岩、清顯攻拔之、盛義走矢田野、日記十一年、清顯與佐竹義重岩城常隆謀、伊達相馬之平、清顯如中村、伊達氏相馬氏戰、矢野目前後七年、至此始平、與相茶話記十二年、清顯從伊達氏擊大內備前于小手森、七月、與正宗相見于笑平、廿四日、二本松兵援小手森、伊達氏兵與戰于城外、我軍在山後、不能相援、敵退保小濱、清顯謂正宗曰、小濱兵多、未可遽拔、不若先擾其南鄙、以分其力、正宗從之、移軍黑籠、略記岩城常隆攻小野新町砦、田村右馬頭固守不下、九月、常隆復來、右馬

頭出若拒之赤坂上同。清顯遣田村月齋、田村梅雪、帥二千人擊四本松、合戰于十石畑、不利。永慶記築若初森、大內定綱來爭、我兵不利、又築滑津、亦來爭、遂不能成。上同十一月、岩城兵攻田原井。略記十三年三月十日、田原井陷。上同清顯與大內定綱戰于千石畑、復不利、初大內氏屬我、其弟助右衛門與田村右馬頭爭、有隙、於是定綱兄弟附葦名氏。仙道弓矢卷清顯屢擊大內氏、不利、月齋曰、我每戰不利者、以彼有會津二本松須加川之強援也、如出其不意襲高倉、必有利、清顯從之、夜襲高倉、不克。永慶記清顯以三千人築壘千石森、大內備前來爭、我軍敗走、清顯弟定顯死之、死者八百餘人。略記五月、清顯乞師伊達氏、復出仙道、擊大內定綱于小手、森小濱之間、敗之、獲長谷豐前、定綱走會津。十四年、與岩城常隆戰于下枝城。並同上十一月、大膳大夫清顯卒、清顯

娶相馬高胤女、無子、以弟善九郎定顯為子、定顯死于千石畑之戰、有一女、嫁伊達正宗、於是諸士議以家政聽之、伊達氏夫人相馬氏以其所生女適伊達氏、無寵恨之、與田村梅雪、田村右衛門大夫謀、召相馬義胤、而田村月齋、橋本刑部等不從、是以臣民不和。永慶記十六年四月、石川彈正附相馬氏、月齋謂伊達正宗曰、彈正已叛、如公不速來、國人皆屬相馬氏、正宗得報、便發、抵築坂、相馬義胤已在築山、正宗退次大森。同上五月、群臣相議言、相馬舅也、伊達甥也、勢難適從、不如兩辭之、眾以為然、然夫人既招義胤、義胤遣新館山城中村助右衛門來見夫人、而潛從其後、刑部等覺之、皆藏兵先入、要梅雪、拒義胤、義胤將入門、銃發、丸中其馬、馬斃、義胤僅免、退走中村、山城等奉夫人亦奔中村。同上十三日、伊達正宗次宮森、諸老皆往見之、於是正宗擊石川彈正于小手

森取之、築山百目木皆潰、田村月齋等遣兵攻大越紀伊守、不克、乞兵伊達氏、正宗遣伊達成實國分盛重助之、紀伊守度難守、出奔中村、又奔岩城、秋八月、諸將相議、白正宗迎夫人相馬氏于舟曳、以正宗弟孫七郎爲清顯嗣、乞正宗諱、稱宗顯、徙居三春、逐梅雪及其黨與三十八人、梅雪等走小野、依岩城氏、十七年春三月、相馬義胤以佐竹氏葦名氏岩城氏兵來侵、宗顯乞救米澤、伊達正宗遣大條尾張郡攝津瀨上中務救之、最上氏兵亦至、宗顯督之、與敵相持曠日、正宗聞之、襲相馬氏之駒峯新地取之、廿七日、敵圍大平、六月陷、大平入道常伴死之、岩城兵陷門澤、相馬兵攻常盤、破其外郭、宗顯遣橋本刑部田內宮內協守、時伊達正宗既取會津、聞三春屬邑相尋陷沒、分兵三千來救、岩城相馬兵皆退、先是、岩城常隆陷小野、大越紀伊守降之、宗顯怒曰、

縱失三春、紀伊不可不臬、乞兵米澤擊之、紀伊守悞、會岩城常隆遣龍子山車二人協守、紀伊守竊謂田村月齋曰、某以譖得罪、如赦其罪、以復其邑、則請斬岩城協守二將以謝之、小野亦可取也、月齋言之、宗顯強而可之、於是紀伊守語之弟甲斐守、甲斐守不從、告之常隆、常隆誘紀伊守于岩城斬之、冬十月宗顯從伊達正宗、出次片平、畧矢田野橫田之地、田村月齋謂正宗曰、矢田野橫田不足勞兵、不如徑取須加川、彼雖有佐竹岩城協守之兵、不過六百人、正宗然之、因問其所向、月齋曰、南郊雖平、不如西原之可俯視城中也、於是進兵西原、廿六日、遂取須加川、月齋之謀也、
上並同

野史氏曰、仙海二道諸家、伊達氏皆與之連姻、旋而恣吞噬、一何忍也、唯田村氏始終罔忤、而伊達氏亦有賴其力、豐公東征、從而

見遷、遂列藤氏之後、與之相終始、余索其先世之功德、蓋亦少傳焉、噫、

見遷、遂列藤氏之後、與之相終始、余索其先世之功德、蓋亦少傳焉、噫、

陸奧九家世紀卷之五

桑名 片山 器 編集

四本松吉良宇都宮石橋大內世紀

野史氏曰、建延之際、兩朝分統、國人各屬、互相攻伐、無能統一焉、於是足利氏置兩探題於安積郡、以控制之、似得其策者、然其地北有米澤、西有會津、南有須加川、三春、白河、東南有中村、四面受敵、固非用武之地、加以任非其人、是以終不得其力、如四本松其尤甚者也、大內氏以篡自立、反覆自救、嗚呼何足道哉、我固不欲縷述、况其記載不存乎、因合記四家、以見其略云、

子恐後

屬足利氏者徵古貞和三年七月、貞家及畠山高國以結城顯朝相馬胤賴伊賀盛光等、攻藤田靈山陷之本朝通鑑自是奧州大半屬足利氏、北畠親房走吉野同上五年三月、貞家帥兵伐樵部滴石飯野文書觀應元年、足利直義與其兄尊氏有隙、歸降官軍、畠山高國據邑應之、貞家率伊達彈正少弼宗朝相馬讚岐守胤賴相馬次郎左衛門義衡小澤但馬守顯行石川掃部介高光攻之、明年二月、城陷、高國父子三人自殺徵古三月、貞家擊北畠顯信走之、又檄結城顯朝守白河關結城文書十月、貞家檄伊賀盛光等擊北畠顯信于名取郡岩城文書尋以相馬親胤伊達行朝田村庄司赴柴田郡通鑑是歲、南北講和、停觀應號皇代記三年二月、南北和破、復用觀應號祇園日記於是貞家以結城朝常代新國司文書陷宇都峰通鑑四月、北畠顯信復起兵、田村伊達等應之、貞家率相

馬胤賴國魂隆秀伐之、戰于安積郡、互有勝敗、七月、畠山國詮屬于官軍、貞家擊之於田村莊、久野原敗之、移檄四隣、索皇子及北畠顯信並同上貞治六年四月、奉將軍教、擊大崎治家文書應永四年五月、貞家遺書結城朝常、賞其擊田村功同上貞家子曰滿家、襲父職、後奉足利氏滿命、還鎌倉徵古宇都官刑部大輔氏廣、明德元年夏四月、代吉良滿家鎮四本松、應永六年九月、大內義弘土岐賴直作亂京師、氏廣據四本松應之、斯波左京大夫詮持石橋左衛門棟茂伊達兵部少輔成重相馬氏岩城氏伐之、氏廣及其子氏公自殺、斯波伊豫守持氏代之、鎮四本松、尋以石橋左近將監滿博代之徵古滿博者、石橋棟茂子也、永享十二年六月、與畠山滿泰攻篠川滿貞殺之、滿博子曰義仲徵古義仲小字松壽、結城氏朝奉足利持

氏之孤起兵也將軍義教下教徵兵會攻結城而松壽不出兵嘉
吉元年結城陷義教下教責讓之通鑑長祿二年將軍義政徵兵
伐足利成氏于古河松壽以出師遲緩被譴上同義仲子曰尙義
稱修理大夫相繼居四本松後爲家臣大內備前所築古四本
松一作鹽松

大內備前宗政者石橋氏之老也築石橋氏之邑據之古天文

十六年秋八月從伊達晴宗蘆名盛氏擊相馬國胤敗還長祿日記

宗政之後曰備前宗綱又曰顯綱其子曰太郎左衛門顯德木棟

其後曰定綱亦稱備前世屬伊達氏後叛附田村氏及伊達

輝宗爲其子正宗娶田村氏定綱大悞又屬葦名氏嫁女二本松

以自固永慶記定綱以二本松兵攻石川彈正于百目木會田村

氏救兵至與之戰不利上同田村清顯築壘十石畑定綱襲敗之

清顯又築初森又攻之清顯怒軍于千石森定綱復擊敗之斬首
八百上同天正十二年冬十月伊達輝宗老正宗代之先是定綱

與會津老陰謀僞降伊達氏誘其諸臣使之屬會津就片倉意休

請降附至是定綱親如米澤賀其襲封正宗謂之曰昔者卿家世

依賴我一旦疎絕今復和好盍移家以相就定綱諾之正宗悅與

之宅地以營屋十三年春正月定綱請曰雪深未能經營屋宇請

姑還邑待雪消移家正宗許之既而不往又不遣其家正宗屢促

之不應大內長門有謾言正宗大怒來伐聞刈松田青木修理亮

恨備前遣人誘之以叛修理亮從之然以其質子在我欲奪而後

舉兵八月誘我寵臣中澤大河內大內三人曰獵期已至請與馳

騁以樂三人至醉奪其兵幽之一室欲以易其質遣人報之米澤

且乞兵定綱聞之來攻斬首三十正宗得報以兵一萬三千次杉

目、爲之聲援、既而踰逢隈川、抵川股、合田村氏兵、薄小手森、定綱聞米澤師出、乞救于會津二本松、四家合考九月廿一日、伊達正宗攻黑籠小瀨川、二本松兵來救、正宗退師、城兵出而尾之、正宗回師、斷我歸路、遂來薄城下、城兵死者五十餘人、是夜、定綱退保小濱、廿七日、伊達成實移營竹屋敷、斷小手森走路、城中窘急、請致城而去、成實不許、放火鼓噪、小手森潰、築館樵山二砦亦陷、青木修理亮乞以其所執中澤等三人易其質子、三人者皆巨室之子也、故定綱雖忿其所爲、亦悞取恨、巨室遂許、遣其質子、廿九日、伊達氏兵欲取岩津野、斷其救路、若兵請救、定綱窘迫、不知所爲、遂舍四本松奔二本松、又奔會津、岩津野潰、十五年、定綱遣人乞降于伊達氏、先是定綱之附會津也、會津諸老許以四老闕待之、既而背約、定綱悔之、故復介伊達成實乞降、成實以爲

備前仙道之故主也、設彼已降、仙道亦應取也、乃言正宗而許之、且使說其弟片平助右衛門同降附、於是定綱入片平、並同上十六年、先是畠山義繼被殺、其孤奔于會津、二本松沒于伊達氏、至是遣民謀復二本松、請之定綱、定綱許之、率片平阿子高玉兵襲伊達氏之邊邑、取苗代田玉井二邑、永慶記片倉景綱復諭定綱降、定綱知會津終不可恃、遂奔片倉氏、合考伊達成實怒定綱反覆、言之正宗、欲不許、或曰、備前投降、片平可得也、成實乃請之正宗、就與其邑、合考夏四月、定綱如米澤、葦名義廣聞之大怒、出兵攻片平、米澤兵來援、與之戰于觀音堂、義廣入片平、取其質而去、六月、義廣復出兵攻郡山窪田、佐竹氏結城氏等兵皆會之、伊達正宗與之相持、彌月不解、於是岩城常隆來謀之、平、八月、平成、十二月、片倉景綱使定綱誘其弟片平助右衛門叛于會津、蓋

長稱官內少輔國詮圖系文和元年北畠顯信擊義兵國詮屬之

與吉良貞家戰于田村莊不利通鑑三年二月復降足利氏襲父

祖職任修理大夫圖系貞治六年大崎治家掠名取郡國詮及吉

良貞家以結城顯朝伐之文結城應永廿年十一月伊達松犬丸

懸田播磨守據大佛城國詮奉足利持氏命擊之十二月城陷松

犬丸遁南朝記傳國詮卒子滿泰嗣任修理大夫城二本松徙居之

系圖永亨十二年六月與石橋滿博擊篠川滿貞殺之古微是歲

結城氏朝奉持氏二子起兵將軍義教下教與州諸士會伐之而

滿泰不出兵通鑑滿泰子曰修理大夫持泰持泰子為治部少輔

政泰政泰子為尙國文系天文之末仙道大亂尙國謀與蘆名田

村結城二階堂平文結城永祿七年義國為蘆名盛氏所殺義國

者尙國也永慶記義國子曰義繼稱右京亮圖系田村清顯襲高

倉義繼自出救之擊清顯敗之追北復敗之清顯僅免永慶記天

正十三年秋八月伊達正宗伐四本松進薄小手森義繼欲救之

而兵寡乃乞師會津師未出九月大內備前度不能守棄城來奔

正宗進次小濱謀伐我義繼謂左右曰盛隆死其子幼弱四郡且

猶不能保安有仙道不如降附伊達氏以自救於是使使就伊達

實元乞服正宗不允同上十月伊達輝宗次淺香原義繼自往哀

懇不已輝宗為之請正宗乃許七日義繼往見輝宗正宗謝之八

日義繼復如輝宗營從者僅廿三人輝宗未出從者見陣後磨刀

者問曰何為其人戲對曰欲以從事降者從者走還告之義繼怒

其所欺既與輝宗見退輝宗送之階下義繼急捉其襟拔刀擬之

輝宗左右驚愕莫敢動者義繼擁輝宗而走時正宗獵于野聞報

馳至義繼已在河上正宗放銃斃一人義繼知不免刺輝宗殺之

又自刺、從者皆死、正宗追至、寸斬義繼尸之事、聞二本松留守諸士奉國王丸據城拒守、四家合考國王丸遣使常陸乞援、佐竹義重率師次須加川、會津岩城石川白川那須黑羽兵皆至、無慮二萬餘、須加川將須田美濃謂義重曰、中村若為伊達氏守、請先取之、義重從之、遣美濃及河井甲斐攻取之、永慶記十一月十日、伊達正宗次岩角、遣國分盛重天童盛澄當我、芳川寬清擊之不利、是日、義重督諸家兵、與正宗戰于入取橋、互有勝敗、既而義重聞江戶重通里見義賴等侵其國、撤兵而去、並同上十五日、伊達氏軍來攻、諸將固守不出、伊達氏軍退次高田、是夜大雪、十八日、伊達氏軍撤圍入小濱、合考十四年正月朔、國王丸謂諸將曰、父讎未復、今近在澁川、孰為予擊之、諸將皆曰、諾、於是出兵二本柳、鹿子田右衛門伏兵山陰、親卒輕卒薄澁川發銃、敵見其寡單、爭出

逐之、伏發、敵駭走、會敵自八丁目來救、左衛門恐其斷歸路、取兵而退、永慶記三月三日、箕輪玄蕃等貳于伊達氏、陰納外兵、事覺、新庄彈正以兵二千掩擊其入城者、却之、初玄蕃忌鹿子田有功、毀之、鹿子田怒欲伐之、故玄蕃遂有外心、以及此云、城中聞伊達氏軍將復至、乞救于佐竹氏、佐竹氏兵來在須加川、米澤先鋒涉逢隈川、佐竹義久軍于河上、欲擊其半渡、敵不戰而退、是夜、入安積郡、義久追擊不利、四月五日、伊達正宗復來、相馬義胤會之、七月、城中糧竭、相馬義胤諭城兵致城而去、十四日、國王丸舉族奔會津、依蘆名氏、島山氏亡、並同上野史氏曰、伊達氏之蠶食仙道也、二本松居其首、蓋肘腋之下豈容其眠食者也、何可得免、然戲言促禍、兩家共之、既忍其父、何有於我、孤城無援、雖堅何益、島山氏之事、蓋有足深悲者焉

陸奧九家世紀卷之七

陸奧九家世紀卷之七

會津蘆名氏世紀

桑名 片山 器 編集
全 秋山 斷 校

蘆名光盛者、佐原十郎義連之孫也、義連從源二位賴朝伐奧州有功、食會津四郡、義連生遠江守盛連、盛連生六子、分食四郡、長子經連、食耶麻郡、稱猪苗代氏、次子廣盛、食河沼郡、稱比田氏、第三子盛泰、稱藤倉氏、第五子盛時、食賀納、世任三浦介、第六子時連、食新宮、稱蘆名氏、第四子為光盛、任從五位下左衛門尉、食會津大沼二郡、稱會津氏、又稱蘆名氏、故世人稱時連為新宮氏、以分之、四家合考光盛次子曰泰盛、泰盛有三子、長曰盛員、任遠江守、次曰盛宗、建武二年、北條時行作亂、盛員及其子高盛從襲鎌倉、

死于腰越南朝 故其弟直盛襲封任若狹守系 文和三年直

盛城于黑川小田里小高木居之長牒 先是世在鎌倉直盛始

居其邑系 山内俊行城野尻長牒 康曆元年直盛長子彈正

少弼詮盛至自鎌倉居幕内上 是歲新官明繼伐北田地頭佐

原政泰不克而死上 永德二年徙小館上 至德元年城小田

山徙治之改黑川上 明德三年自四月不雨至十一月飢上

應永四年正月小山若犬丸起兵叛于鎌倉足利氏滿伐之若犬

丸逃亡直盛獲其二子獻之鎌倉殺之鎌倉大草紙 直盛卒詮盛襲

封系 五年十一月足利氏滿卒詮盛殉之年四十三子盛政繼

稱修理大夫上 七年盛政及伊達圓孝叛足利氏不從篠川滿

貞命大草紙 九年自春三月不雨至七月草木皆枯自七月至十

月大雨霖大飢小兒七歲以下皆投之水長牒 十年新官時廣

此一項恐有誤

作亂盛政伐之時廣奔越後上 十七年北田上總等據邑以叛

六月伏誅上 十八年十月盛政薙髮稱義安上 廿二年新官

時廣復入其邑盛政伐之不克上 廿三年上杉禪秀奉京都將

軍教伐足利持氏盛政遣其子盛久從之大草紙 持氏持仲卒于亂

盛政弟五郎盛仲殉之日 九月佐々川憲基與長嶺越中戰于

稻村憲基敗死上 廿五年正月廿四日盛政復伐時廣時廣走

于鹽坪遠田鹽川上 廿六年六月時廣陷小川砦七月盛政擊

小布瀨原右近敗之右近時廣之黨也上 是歲洪水上 廿七

年自五月不雨至八月上 六月拔新宮誅時廣斬首百八十六

級上 卅三年九月大雨會津洪水上 卅四年七月廿七日八

月六日大雨洪水上 正長元年六月大雨洪水上 永享四年

五月盛政卒年四十七子修理大夫盛久嗣又稱下總守系 圖本

五年九月、新宮時廣之子時兼復入小川庄、攻津川、十月、金上

盛勝擊時兼誅之、日記 七年、會津四郡大疫、人多死、同上 八年、自

四月不雨、至九月、同上 秋、地大震、同上 嘉吉元年、將軍義政下教、

謂讓盛久不會伐結城、通鑑 文安元年、盛久卒、無子、其弟盛信代

立、系圖 稱下總守、通鑑 四年、盛信薙髮、以弟重氏為金上村地頭、日記

五年、關飯豐山道、以通越後、同上 寶德元年、始取買小川庄漆

蠟、同上 三年二月、盛信卒、年四十四、葬天寧寺、子下總守盛詮嗣

上同 七月、松本右馬允襲多々良伊賀、伊賀遁入小高木城、劫盛

詮、右馬允追至、諸士多死、廿一日、諸士奉盛詮入右馬允館、伊賀

自殺、舊事雜考 八月、猪苗代盛光攻濱崎政賴、小峰義季來和之、日記

秋大雨洪水、同上 享德二年、松本筑前以白河兵攻松本右馬

允於芳賀將監家、右馬允走日光山、將監走野州、途為長沼政義

所殺、舊事雜考 八月、右馬允還入伊奈、依河原田重直、尋陷小林館、居

之、小林者山内俊光之邑也、故俊光圍攻之、同上 九月、右馬允以

猪苗代兵陷濱崎、盛詮以白河兵攻鹽川濱崎、復之、誅右馬允、日記

長祿二年八月、遣金上氏卒兵七千伐伊達氏、不利、同上 仙道

入山内越中乞兵白河攻田嶋、盛詮救之、互有死傷、既而白河兵

還、越中走入中野館、父子三人自殺、舊事雜考 寬正元年、小高木城

災、日記 五年、猪苗代盛光叛、犯黑川、同上 文正元年、盛詮卒、年卅

六、葬宗榮寺、子修理大夫盛高代之、同上 應仁二年七月、大風雨、

洪水、文明二年、盛高會于伊達氏、結城氏、四年二月、黑川城

災、自正月不雨、至六月、禾稼皆枯、是歲飢、九年飢、十三年、

殺高田城主澁川義基、十四年、修猪苗代城、並同上 盛高娶伊

達氏、口宗女也、合考 十六年八月、伐須賀川二階堂氏、殺傷相當

十月、還日明應元年、猪苗代氏臣金曲伊賀謀叛、事覺被誅上同

四月、富田淡路作亂、盛高避之伊藤館、遣兵擊誅之上同三年、伊達尙宗與其子植宗有隙、盛高親如長井勸解之、四年十一月、松本備前伊藤民部謀奔宇都宮、事覺伏誅、七年、執松本右馬允誅之、并誅其黨松本豐前前年右馬允既伏誅是其子與九年、誅松本對馬子中野館、對馬者右馬允從父也、其弟勘解由據綱取以叛、二月、攻綱取、拔之、勘解由降、文龜元年、猪苗代盛賴反、六月、遣出羽判官盛滋擊降之、二年、北方地頭拒命、擊誅之、三年、仙道山內右近叛、盛高親擊之、次本宮、是歲、田島氏長沼氏與宇都宮氏戰于鹽谷郡、永正元年、飢饉、會津米升百文、遣窪島越中山內俊家守檜原口、二年、盛高興與其子盛滋有隙、松本源藏奉盛滋據綱取、十月、盛高興之戰于鹽川橋、盛滋奔米澤、是

歲、會津大飢、死者三千人、三年、盛高父子平、八月、盛滋至自米澤、五年、越後長尾氏臣竹俣某來奔、七年、長尾爲景侵津川、金上盛信其子盛備擊却之以上並同白河亂、結城五郎來奔合考十四年、盛高卒、年七十、葬實相等、盛滋代之日十七年、六月、與伊達植宗伐最上氏、是月、松本大學謀反、事發伏誅、田島長沼實國叛、焚略村落、遣弟盛舜伐之、實國降、六月、猪苗代盛光復叛、松本新藏人鹽田刑部黨之、犯黑川、不克而走、新藏人刑部伏誅並同上大永元年二月、盛滋卒、無子、弟盛舜代之系圖四月、南山兵來侵、盛舜發兵擊之、伊達氏來謀之平、乃還合考四年七月、黑谷地頭山內兵庫叛、伏誅日自四月不雨、至是月、享祿元年三月、黑川火、是歲、大旱、只見川竭並同上九月、援伊達氏伐葛西雜考三年、四年、大有年、米升七文日天文元年、實國復

叛、盛舜擊降之、三年、仙道大亂、四年、會津飢、結城五郎復
 歸白河、五郎避亂來寓于我廿五年矣、是歲、四郡多盜賊、捕磔
 者七十人、五年、黑川災、六月、大水、平地水深八尺、八年、耶麻
 郡亂、並同七年、黑川城災、盛舜徙居平田石見邸、盛氏居佐瀨
 大和邸、雜考九年八月、大風、日記十年十一月、猪苗代盛光復叛、
 盛舜遣兵擊降之、雜考十二月、改築黑川小高木城、同上七月、遣
 兵擊橫田山內氏、敗之、遂擊伊南河原田氏、又伐宍津砦、日記十
 三年、橫田山內俊清築壘于金山谷、置季子俊甫、十四年、沼澤
 山內政家弟氏信築壘于車嶺據之、十六年、與伊達晴宗大內
 備前擊相馬國胤、敗還、猪苗代復叛、擊降之、十八年、與伊達氏
 擊最上氏、十九年、出兵中地村、田村氏乞和、乃還、廿年、西方
 山內信重襲高尾若狹守奪其邑、飯岡遠江降之、並同上廿三年

八月、遠江守盛舜卒、年六十四、子盛氏代之、系圖弘治元年、以女
 妻白河結城義親、雜考松本某小檜山某叛、伏誅、日記永祿元年、
 遣佐瀨大學爲子盛興、聘伊達輝宗妹、雜考二年、遣其老富田平
 田出兵仙道、仙道平、三年、盛氏爲佐竹氏戰、合考三月、那須資
 胤次于小田倉原、爲佐竹氏聲援、盛氏以兵三千會于結城義親
 擊資胤、不利、佐瀨源七死之、那須須記四年、出兵南山、雜考八年七
 月、伊達氏入檜原、拒却之、合考九年正月、三階堂氏來賀、雜考正、
 伊達氏兵復入檜原、城代佐瀨玄蕃穴澤某等拒之、時深雪、敵兵
 墜壑死者甚多、斬首五百餘級、合考二月、盛氏攻岩瀨郡、橫田取
 之、八月、師還、同上十二年、遣兵三千七百入助、佐竹義重、與北條
 氏康戰于野州、永慶元龜二年、與佐竹氏構兵、雜考天正三年、
 盛氏築城于向羽、黑老焉、薙髮號止々齋、盛興徙治黑川、盛興病

酒、七月、卒、年廿九、無子、於是盛氏復徙黑川聽事、考合八年六月、盛氏卒、年六十、以須加川二階堂盛義子為嗣、稱盛隆、九年、田村清顯侵須加川、盛隆以佐竹氏兵擊之、清顯乞和、還其侵地于須加川、遣使京師、饋馬三匹、蠟燭千枚于織田信長、信長奏請以盛隆任三浦介、盛隆遣金上盛備謝之、信長又奏請任盛備於遠江守、十年、龜王丸生、二月、遣須加川兵屯白岩壘、為田村清顯所陷、盛隆出次高倉、與伊達正宗戰于入取橋、保土原山城死之、十一年、盛隆如羽黑東光寺觀舞、松本太郎栗村下總作亂、襲小田山城、盛隆遣佐瀨河內擊之、太郎等走入牙城、盛隆還、擊誅之、並同初太郎父圖書死國事、盛氏以其闕闕、使太郎參國政、盛隆立、愛其姿色、欲以為近侍、太郎不可、既而聞其與下總有私、怒欲誅之、故二人俱作亂、永慶十二年六月、大場

三左衛門弒盛隆、三左衛門者須加川諏訪神祠神主之子也、相馬之役、一日三戰、盛隆愛其勇而有姿色、舉為侍臣、後三左年長、愛弛、出為腰物番、故恨而弒之、國人誅三左衛門、奉龜王丸立之、考合十三年、伊達氏兵陷檜原、先是伊達正宗之襲封也、四本松大內備前往賀、正宗要之、移其妻子於米澤、備前諾而不遣、正宗怒、以為是會津人所使也、於是遣兵攻檜原、不降、會城中有叛者、遂陷、正宗修築要害、而據之、關柴松本備中以太郎之事恨盛隆、至是納款伊達氏、五月、正宗遣原田左馬助卒騎二千協守關柴、備中縱火旁近村落、事聞、黑川諸老相議、皆出到濱崎、中目式部曰、關柴已陷、慶德在敵中、我與慶德善、九郎善、不可不救也、請先往、乃以其所部兵入慶德、佐瀨河內其弟也、亦曰、兄已往矣、不可獨止、以其兵三百人赴之、於是號令不一、諸將爭進、金上盛備

亦會之、俱擊米澤兵却之。伊達田村實記 伊達正宗退入檜原。地名
 松本備中欲走米澤、沼澤出雲中目式部遇之、遂擊而誅之、諸老
 相議、留太郎丸掃部、戍入田付、穴澤善右三瓶大藏、戍大鹽。實記
 正宗在檜原作調馬場、自出調馬、穴澤善右聞之、藏弓矢、窈伏其
 側、欲待其來近射之。是日、正宗三造場中、皆止其半、善右終不得
 發、乃書其箭曰、公若來近、欲以為獻、題其姓名、樹之場上、而正宗
 見之、遂留其老片倉景綱守檜原、還米澤。合考 正宗遣人招猪苗
 代盛國、盛國欲從之、其子盛胤不聽、乃止。同上 八月、米澤師擊四
 本松、遣中目式部平田尾張會二本松兵救之、廿四日、戰于小手
 森、是夜、大內備前棄四本松、奔保小濱。九月廿五日、備前來奔
 四本松、沒于伊達氏。十一月、諸老會議曰、四本松已沒、仙道所
 餘、須加川高玉諸邑耳、且乞兵於常陸白河岩城石川克復仙道。

於是遣使請之、皆會須加川、攻中村若取之、米澤兵分守高倉本
 宮、十七日、諸將以岩城兵攻高倉、城兵出拒、擊敗之、敵自本宮來
 援、白河須加川石川兵斷其後、敗之大田原、會日暮、乃期明日會
 攻本宮、是夜、佐竹義政為其奴所殺、其軍先還、於是諸軍皆散、
 十四年七月、伊達正宗取二本松、島山國王來奔。十一月、龜王
 丸卒、無嗣、諸老相議、乞佐竹義重子義廣為嗣、稱平四郎。並同上
 義廣小字喝食丸、嘗為結城義親所養。永慶記 初老臣平田富田
 等欲迎伊達正宗弟為嗣、諸老不聽、故二人與諸老有隙、義廣既
 立、舉大細讚岐等專國事、皆自常陸從來者、口專恣、與諸老不相
 下、將鬪、金上盛春和之、然諸將皆側目相視、故國人有離心。合考
 十五年、先是越人新發田因幡叛上杉氏、乞救於我、我置兵赤谷、
 以為應援、上杉氏數伐之、不下、十月、越人圍攻赤谷、城中乏食、遣

津川戍兵納糧不克於是城中援絕食竭城遂陷小田切三河守死之十二月大內備前復奔米澤義廣怒十六年出師安積郡以逼本宮四月與伊達氏軍戰于觀音堂死者四十餘人遂入片平收大內氏質子而還閏五月十一日大夫人伊達氏卒並同六月義廣復入安積郡以佐竹氏岩城氏結城氏兵圍郡山窪田二城伊達氏救之相持彌月不決八月岩城常隆石川昭光來謀和於是復與伊達氏平與羽軍記十六年八月伊達氏陷阿子島高玉二城先是伊達成實遣大內備前誘其弟片平助右衛門叛我助右衛門附伊達氏其母在于我義廣怒誅之至是二城亦陷伊達氏之平破矣同上猪苗代盛國嘗欲屬伊達氏以其子盛胤不從止盛國既老諸士皆朝盛胤盛國悔父子之間屢有違言義廣之立也盛國入賀不禮盛國益憤聞盛胤在會津襲奪其城

盛胤還無所入於是逐父家人成金曲者據之盛國遣兵攻之義廣遣人譙其無上且察其舉動會伊達成實復招之盛國遂決意附伊達氏考合六月義廣與佐竹義重岩城常隆會于須加川謀擊田村清顯聞盛國叛伊達氏兵入其境即日還師同上七月五日出師搦上原以拒伊達氏以新國上總羽石駿河等為先隊陣盤梯山麓金上遠江守荒井長門守二本松左京亮等陣湖上義廣卒七百人陣于原上猪苗代盛胤愧父貳叛以部兵直突米澤前部片倉景綱軍敗之諸隊乘之破伊達氏數隊然眾寡不敵我兵亦多死富田佐瀨平田諸老皆恨義廣止兵新橋陰通伊達氏戰酣燒橋斷道於是我師大敗赴水死者無算義廣僅免入城軍記富田將監美作子也聞父降還使諫之不從乃以甘騎衝敵陣遇太郎丸掃部怒曰叛人我欲食汝親搏獲其首願謂其人曰天

已棄蘆名氏首級何為棄之、徑入伊達正宗陳死之、合考義廣逃歸、然城中洵々無固志、七日、敵縱火城外民屋、時鹽川及川三橋數砦皆潰、是夜、義廣以其私人奔常陸、黑川不守、軍記十一日、伊達正宗入黑川、合考金上盛備聞米澤師入境、單騎赴之、從者皆後、與片倉景綱遇、直入其陳而死、正宗嘉其守節、禮其首級而葬之、新國上總走歸其邑、知不能守、遂納降、川原田盛次以兵至、聞黑川不守、遣使請戰、正宗嘉之、溫言慰之、盛次乃還、軍記十八年、長沼盛秀攻盛次、盛次擊却之、於是遣使伏見納款、豐公使固守以待東征、盛秀數來攻、終不屈、義廣居野之烏山、豐公東征、賜之常州江戶崎、義廣屢請復其封、而豐公不允、或謂義廣曰、君已後蘆名氏、而仍稱故名、盍改以請之、或見憐乎、義廣以為然、改曰盛重、並同上

野史氏曰、蘆名氏享國三百年矣、地險民悍、四隣皆懼其强大、而莫之能伺也、然義廣一縱其私人而不取、上下乖離、舊臣宿將皆有外心、檜原一敗、四部瓦解、傳曰、在德不在險、其不信哉、

陸奥九家世紀卷之八

桑名 片山 器 編集

全 秋山 斷 校

中村相馬氏世紀

相馬小次郎師常者、千葉介常胤次子也、承中務大輔師國後、師國食總之相馬郡、因稱相馬氏、皆平良將之裔也、文治五年、師常從源二位賴朝征奥有功、六年、復入羽之仙北、獲大河戶兼任、以功賜奥之宇多行方二郡、元久二年、卒、其子曰義胤、義胤子曰胤綱、承久之亂、屬北條泰時、其子曰胤村、胤村次子曰胤氏、無子、以弟彦次郎師胤為嗣、師胤子為重胤、系圖元弘元年、重胤從北條氏入京、本朝通鑑三年、徙居行方郡、系圖建武二年、從斯波家長擊北畠顯家于靈山、自是屬家長、屢立戰功、是歲、北條時行作亂入

鎌倉重胤戰敗死于法華堂重胤有二子長曰親胤稱出羽守次
 日彌次郎光胤光胤在行方郡築壘小高號堀內同延元元年
 三月唐橋經泰相馬胤平攻小三保川侯光胤走保小高南朝
 北畠顯家取宇多郡與相茶白川兵據宇多郡熊野堂光胤攻
 之不利傳記廿三日經泰胤平來攻小高拒却之五月北畠顯
 家復攻小高城陷光胤死並同親胤子曰胤賴尙幼遁入山林
 二年斯波式部大輔兼賴爲奥州管領傳記胤賴小字松鶴
 丸聞兼賴東下起兵應之正月與結城宗廣戰于熊野堂獲中村
 六郎進復小高據之同上曆應元年親胤從畠山高國吉良貞家
 攻黑木橫川結城四年出羽守親胤得石堂秀慶檄出兵于栗
 原郡戰于三迫岩城貞和三年胤賴從畠山高國吉良貞家擊
 藤田靈山田村宇津峯陷之本鑑觀應二年親胤從吉良貞家

入柴田郡同上三年胤賴補守護職圖系是歲胤賴從貞家入田
 村庄又戰安積郡文和三年六月賜黑川郡南迫貞治元年
 補陸奥海道檢斷職胤賴生憲胤憲胤生胤弘胤弘生重胤稱
 治部少輔方是時東國大亂道路不通下總諸邑皆爲人所奪並
 上重胤有疾欲老群下以無嗣子強留之既而夫人有娠生男
 是爲孫次郎高胤高胤五六歲時重胤以家政付諸老遂遁五臺
 山不許人來見高胤既長欲見其父正月某日狩矢河原留從者
 獨入五臺山見重胤自是每歲以是日入見重胤卒葬太田岩屋
 寺與相茶寬正元年將軍義政下教徵兵伐足利成氏高胤不
 出兵通鑑長亨中高胤擊標葉郡主海道四郎清隆次于藤橋卒
 于軍中家臣秘喪還小高發喪高胤稱治部大輔其子爲盛胤盛
 胤以其父不得志於標葉而死尋起兵擊之會天大雪且城中有

內應開門納之、清隆自殺、城陷、然郡中未悉服、或屬岩城、或附仙道、故置城代于新山、又置岡田義胤于權現堂以鎮之。茶話胤初名定胤、娶蘆名盛舜女、改今名、蘆名氏無子、妾生讚岐守顯胤、顯胤既長、約娶伊達植宗女、會盛胤疾病、植宗使飯尾尾張視之、顯胤見諸厨、尾張怒、還謂植宗曰、顯胤以鹽噉為事、不耐為人主、植宗悔、盛胤屢促婚期、植宗托事不應、盛胤怒、遣青田左衛門木幡主水謂之、植宗不能違、乃許之、永正十七年、伊達氏至自米澤、而盛胤卒、家臣謀納其尸于寢、以族人貌似盛胤者臥其牀、延伊達氏入見之、終其禮而後發喪。並同伊達植宗欲為其子晴宗娶岩城重隆女、介顯胤請之、重胤諾、且曰、重隆無子、請待其有子、養以為子、植宗許之、約已成、會有為白河請婚者、重隆惑之、有小高人商于岩城者、還告之、顯胤疑其不實、遣人詰媒人赤賀

閑鈞、信、顯胤大怒、大永四年、顯胤獵于岩屋寺高崖、野宿、夜語其老曰、我為伊達氏約婚、而重隆食言、何以報伊達氏、我欲決死于岩城、江井河內曰、重隆日夜沈湎于酒、其腸已爛、死不遠也、待而乘之、可一舉而得志也、顯胤作色曰、我非貪地、特以失信於伊達氏耳、岡田攝津曰、君言是也、事須速發、於是下令三郡、明日、皆會新山、進攻富岡、少不利、退還小高、數日復出師、敗岩城兵于岩澤、敵知顯胤輅之、顯胤揮鐵骨扇打之、首碎而死、追北又敗之、明日、拔四倉、抵新田川、重隆請出女以和、許之、遂取其女以與伊達氏、以所取廣野四倉還岩城、置相馬胤乘於富岡、下浦泰清於木戶、於是顯胤威名著于四隣。茶話天文九年、伊達晴宗幽其父植宗于西山、先是植宗以顯胤孤軍入岩城、奪其女以稼、我愛之、欲分其邑以與之、晴宗不可、遂幽植宗、植宗遣人告之、顯胤、顯胤遣

草野肥前、窈迎植宗、肥前入西山、奉植宗、繼而出、入掛田、晴宗追
 而圍之、十年、顯胤帥兵四百、援掛田、請復植宗、晴宗不聽、十
 一年、岩城重隆軍于掛田前山、為晴宗援、是夜、陣中失火、自潰、
 黑木彈正叛、遣木幡尾張擊之、二月、顯胤與晴宗戰于阿武隈
 川、敗之、追抵大森、又敗之、斬首百七十級、十一日、顯胤入掛田、
 五月、顯胤聞伊達氏兵不出、密與佐藤伊勢謀襲西山、伊勢謂諸
 將、慶雲夜見、盍出視之、諸將皆出、因帥之、徑赴西山、途與伊達氏
 兵遇、擊敗之、遂涉逢隈川、入西山、迎植宗、顯胤自殿而還、土兵邀
 之、遣善射者射賊馬、馬驚走、顯胤堅陣而退、土兵不敢近、乃涉川、
 次南岸、列兵水中、北岸水為深、土兵之尾者多溺、會掛田兵來迎、
 土兵乃散、於是顯胤始與植宗相見、館之于小高堀內、按先是植宗已入掛田
甲、今此亦云爾、蓋中間植宗復入居西山、而舊史或逸、顯胤弟三郎在富岡、顯胤之與伊

達氏相持也、管內諸城皆西降、下諭以禁出入、而三郎有所嬖、夜
 屢踰柵而出、顯胤迎植宗而還、亦稱病不來見、顯胤疑其有貳、單
 騎入城、謂三郎曰、聞卿疾、故來、今已無事、盍臂鷹以逍遙、遂相伴
 而還、置之小高、遣室原伊勢守富岡、後三郎奔三春、又奔會津、
 黑木彈正之叛也、遣桑折左馬擊之、不克、至是顯胤親伐之、敗之
 平野、進圍黑木、乞降、乃質其子、後屢召之、終不來、顯胤之伐武石、
 以彈正為先鋒、托議軍事、召而誅之、遣兵取黑木、十二年、伊達
 氏群臣請植宗還米澤、植宗諾之、然其意不欲還、猶居丸森、初
 亘理武石氏與黑木氏同叛、既而武石氏死、其子尚幼、家人乞赦
 其罪、顯胤置其母于小高、遣青田氏協守亘理、及義胤生、以武石
 氏母為乳母、其家人耻之、以亘理降于伊達氏、並同上十六年、伊
 達晴宗蘆名盛氏大內備前來侵、拒卻之、長日記十八年二月二

日顯胤卒系圖顯胤愛士深得士心其與伊達氏戰于高兒原而還也過同慶寺手書陣亡者姓名付僧祭之歔歔流涕而後入城故士卒皆感慟云茶話記顯胤生盛胤稱彈正少弼木幡盛清青田左衛門輔之盛胤遣盛清于京師告其襲封既而聖護院僧至盛胤見之僧曰我唯聞有盛清耳青田聞之讒盛清盛胤信之遂殺盛清于椽窪村永祿二年為義胤娶伊達義宗女有間言琴瑟不調未幾伊達氏大歸田中城代桑折駿河死無子以佐藤伊勢代之駿河兄有為僧者聚其族據天神山拒命盛胤將攻之有為之請立其族人為嗣者許之然皆疎屬無當立焉者於是以大井肥前次子為後稱桑折肥前守田中及天神堂僧死遂取其地故其族皆恨時青田信濃變用事欲殺肥前及其族太郎左衛門招之太郎左衛門悞走訴之盛胤怒遣人護送太郎左衛門入

田中信濃聞之遂出奔樋渡民部其婿也與父攝津保新山盛胤遣中村肥前擊之攝津走仙道秋九月黑木中村兵侵磯部盛胤義胤擊之貝穴追北抵金谷川誅草野武部中村兵悉潰信濃奔三春北鄉悉平七年義胤會伊達元宗擊北目氏敗之元宗又娶義胤擊金津拔之遣藤橋紀伊守戍之八年紀伊守誘古佐井守將殺之五月盛胤取古佐井斬首四十元龜元年夏四月盛胤義胤出兵金山欲以攻丸森城兵拒之於羽生川義胤以騎兵拵之河上盛胤徑襲丸森拔之並同二年蘆名盛氏結城義親與佐竹義重構兵不解盛胤與石川昭光謀平之會北條氏入下妻義重退去盛胤乃還北越軍記天正四年義胤娶深谷三分一氏茶話記深谷國分氏因新館山城乞師擊伊達氏實誘我也六月盛胤父子卒騎三百造舟于阿武隈川進到岩沼次產流

川國分氏遣使來迎曰、克伊達氏之後、三分其地、君取其一、我輩願得其二、盛胤曰、予來爲君輩耳、非貪地也、旣而其徒合兵來襲、盛胤怒見欺、拔刀斫橋柱曰、已矣、有死耳、廳入其陣、今村三郎桑折十郎諫之、挽回其馬首、軍潰、義胤軍亦亂、時產流川橋已斷、諸軍步涉、敵在斷橋上、以熊手鉤義胤、黑木對馬回救、僅免、逢隈舟梁亦絕、新里猪丞先涉、諸軍從之、亘理元庵在邑、衆皆危、其梗歸路、然元庵不敢出、是役死者甚衆、五年、新館山城謂盛胤曰、產流之敗、如元庵相扼、事未可知、宜及今取、亘理以河爲界、伊達氏雖大、無如我何、盛胤以爲然、四月、出兵焚亘理屬邑、五月、伊達輝宗次新地、以援亘理、義胤軍于駒峰、輝宗不戰而退、七月、輝宗次矢野目、穿溝渠、結虎落、爲久駐、兵計、盛胤父子屯大內、與之相持、亘理伊達元庵出兵于古佐井丸森之間、斷其往來相救、盛胤

亦鑿斷其攻道、敵擊我幌卒、鑿道卒亦走、敵人逐之、時義胤食于櫓上、望見之、投箸而起、從者僅七人、馳到山下、敵在山上者、可六十人、在山後者亦多、義胤以七騎上山、山田源兵衛發銃斃一人、顛源兵衛捉其冑、挽之、敵數人下爭、然上下勢異、源兵衛終獲其首、會盛胤以卒百餘繞出其後、敵棄山而退、義胤易馬而進、敵潰、元庵僅免、盛胤進插旗幟于樹上、敵望之、愈擾、無一人回鬪者、義胤追到矢野目、見一騎在虎落間、欲擣之、敵人皆回救、遂失之、旣而問之、輝宗也、是役斬首七百三十級、築爲京觀、八月、伊達氏臣堀越能登來降、伊達氏潛入兵坂本、欲待我攻、矢野目以襲新地駒峰、義胤聞之、圍坂本、城兵決濠禦之、濠中泥深不可涉、乃擊城兵出堤下者走之、自是城兵固守不出、初盛胤誅草野式部、約以其女與黑木中務、旣而不與、中務悲恨有異謀、竊輸鹽米

于坂下事泄盛胤欲捕其人而中務殺之中務欲以其父齊庵質于伊達氏而求援遣人與之言不肯中務親往請之齊庵怒而逐之八年七月擊黑木中務奔米澤乃令門馬上總成黑木九年伊達輝宗正宗復出矢野目以伺新地駒峰兩城五月與之戰于小深田斬首百五十級遣金澤美濃協守古佐井守將佐藤宮內殺之以城降于伊達氏宮內父曰伊勢事顯胤有功盛胤立奪其邑既而復與之然終恨之死時遺言宮內叛我故宮內以古佐井入伊達氏伊達氏軍圍金山丸森見其守禦固解而去七月復與伊達氏戰于矢野目少却敵乘之義胤以廳下擊却之斬首百七十級八月復擊伊達氏兵于小深田走之十一月伊達氏置兵館山以逼丸森義胤軍于河上設伏以待敵驅之擊却之十年與伊達氏戰于小比良田十一年佐竹義重岩城

常隆田村清顯遣使來言伊達氏之平清顯尋來約還金山丸森于伊達氏以和許之我與伊達氏相持于矢野目前後七年未嘗敗衄至是始平十三年九月義胤始與伊達正宗相見于三春十月伊達輝宗為二本松義繼所殺正宗使人來乞兵伐二本松義胤出兵菅田川會大雪還次三春並同是歲豐公為關白通鑑十四年春及伊達氏田村氏伐二本松會二氏以敵入其境引還乃亦罷兵茶話七月義胤說二本松致城而去二本松諸將奉其主奔于會津二本松氏亡十一月田村清顯卒無嗣清顯室盛胤妹也故群臣多欲舉國聽于我而田村月齋橋本右京等不欲也故國人不和永慶十六年四月石川彈正來附月齋等謀召伊達正宗於是夫人以書告之且召盛胤盛胤遣義胤入築山茶話五月十一日義胤欲入三春城中聞之恐其所襲擾

甲上埤、義胤已入門、銃發、傷其馬、從者有死者、不能入、乃退入舟
 曳、十三日、伊達氏兵攻築山、義胤留泉田雪齋于舟、曳還中
 村、時田村梅雪在小野新町、鹿山兵部在鹿山、伊達氏兵在門澤、
 歸路梗塞、義胤乃遣人說降兵部、挾以自從、十四日、到常葉、石澤
 修理拒之、兵部說之開道、送抵中山、辭還、義胤經岩城而還、十
 八日、築山大倉石澤皆潰、廿二日、伊達正宗圍攻舟曳、泉田雪
 齋謂岡田與總右衛門曰、有插黑背旗者、其所向衆爭從之、是正
 宗也、請待其至、擊之、宜得志也、果見黑背旗在門下、與總右衛門
 以騎四十掩之、黑背旗僅免、正宗見其難克、解圍而去、葉大原、
 六月、木幡出羽以騎八十入大越、田村右馬助扼其歸路、走之、
 斬首三十三、八月、田村夫人徙舟曳、義胤迎歸、置之小高、伊
 達元庵侵駒峰、盛胤父子救之、擊敗之城下、獲首級、十七年、五

擊

月、義胤圍常盤、伊達正宗聞之、帥東境兵襲駒峰、時城中兵寡、盛
 胤次十二所山救之、遣羽根田主膳等八十人入城、然衆心不一、
 城潰、十八日、伊達氏軍圍新地、盛胤遣使城中言、義胤還師在
 近、宜固守以待、會城中失火、敵乘之、遂陷、杉目美作有幼子、婢負
 之、又抱己子以遁、敵執之、與以己子、遂免其子、西館守將四條
 但馬附伊達氏、其弟織部在飯樋、亦叛、六月、義胤攻拔飯樋、七
 月、岩城常隆遣兵四百來援、盛胤使之當駒峰、親帥師與義胤循
 海抵荒濱、擊伊達元庵敗之、追北薄亘理、元庵妻、盛胤女也、爲之
 乞平、盛胤許之、退入中村、十八日、義胤以騎六百次坂本、縱火
 焚其村里、伊達元庵出拒之、我先鋒不利、義胤以廳下兵擊敵、却
 之、是歲、會津須加川白河石川或滅或降、皆入于伊達氏、
 十八年三月、叛將黑木中務佐藤宮內往來古佐井駒峰之間、相

馬隆胤欲要擊之、伏兵大澤、賊曉之、驅伏兵、伏兵敗走、隊長皆死、隆胤勇而無謀、數與賊戰、嘗追北薄城、日已暮矣、賊斷其歸路、盛胤聞其爲敵所困、置火繩數百于路、賊以爲銃、相戒而退、隆胤得免、四月廿三日、攻新地、城中伏銃于虎落間、成田五兵衛進破虎落、銃齊發、人皆意其死、然五兵衛不傷、徐々而退、五月十四日、賊出小豆畑、隆胤以五六騎馳之、馬躓而、被殺、侍臣先退者皆還鬪而死、盛胤以隆胤輕敵、恐其有失、每其出、常從其後、今日亦出在蛇山、我軍潰、問隆胤從者僞對曰、已退、盛胤乃還、不然盛胤殆不免、將卒皆憤隆胤死、欲攻駒峰、盛胤曰、城雖小、攻之我士亦損、正宗蠶食仙道略盡、次將及我、不如養力以一戰、要不辱社稷而已、保原伊勢遺書說我屬伊達氏、義胤曰、我與伊達氏爭雄者已三世、未嘗敗衄、今彼并吞仙道、其勢雖大、何面目稱臣于彼

哉、彼如來逼、決存亡于一戰而已、衆皆奮躍從之、於是集諸士于妙見堂以盟、是歲、關白豐公滅北條氏、下令天下禁私鬪、八月、入會津、取伊達氏所并之地、於是全與悉平、義胤以妻子入京師、征韓之役、義胤從在肥前名護屋、慶長三年、義胤以妻子還小高、大膳大夫利胤娶蘆名盛胤女、五年、義胤以女嫁岩城貞隆、是歲、上杉景勝據會津拒命、神祖東伐、伊達正宗奉旨還仙臺、以仙道梗塞、避海過我、我將卒皆欲擊之、水谷式部諫曰、德川公以順伐逆、而正宗奉旨東歸、以相掎角、非私事也、且我世子在京、不可不深慮也、義胤以爲然、乃遣出田與總右衛門候其客館、夜馬逸、館中騷呼、與總曰、馬逸、既而所列長槍倒、館中復駭、與總白曰、槍倒、正宗嘉之、與以手書、天明、正宗使騶從自大路去、親以數騎臨城壕、以弓測其深淺而後去、並茶話記九月、神祖敗西

師于關原、上杉氏乞服、削地移之米澤、六年、盛胤卒、七年、義胤取封邑、安置大倉、九年、召大膳亮利胤、賜其故邑、寬永二年、利胤卒、命義胤復聽其家政、十一年、卒、年八十八、利胤子大膳亮義胤襲封、以上相馬氏系圖

野史氏曰、相馬者、下總之郡也、元弘之末、重胤自總來徙、子孫世承、故其所治世呼曰相馬、實非地名也、相馬氏累世與隣敵兵爭不已、男事耕戰、女力粃、艱難養士數千人、偃武之後、省罷大半、其人皆土著、自食其力、今村落間帶刀出入者皆是也、城南五里有牧馬地、年五月中、城主出騎步數隊、皆擐甲插旗、馳逐牧馬、捕獻之神、謂之馬祭、而土著人供其事、甲冑之屬、皆其婦女所造、云、余嘗過其地、平原茂草、繚塢數里、道傍往々見馬群、其土人所說如此、風俗質而武、亦可嘉尚也、

陸奥九家世紀卷之九

桑名 片山 器 編集

全 秋山 斷 校

岩城岩城氏世紀

岩城次郎大夫則道者、鎮守府將軍平繁盛之孫也、藤原秀衡以女妻則道、居之岩城郡、因稱岩城氏、系圖元弘元年、次郎入道者從北條氏、侵笠置、太平記延元之初、有伊賀盛光者、岩城氏之族也、從佐竹氏、屢與官軍唐橋經泰等合戰、岩城文書曆應元年、盛光從畠山高國吉良貞家、攻靈山、宇津峰等處、同上文和二年、盛光補東海道檢斷職、同上應永中、有清隆者、蓋其宗也、廿一年、戰于湯削村、病創而卒、其子曰隆忠、始居于平、系圖文安五年、移青土屋、戊子、植田土賊據其墟、隆忠乞兵白河擊之、結城文書寬正中、隆

東恐衍

忠卒、長子政隆繼、未幾亦卒、其弟親隆襲封、稱下總守、永亨十二年、奉足利氏檄、從攻結城氏朝于結城、有功、賜桐章、親隆卒、子重隆繼、系圖重隆既立、出兵近郡、取小野新町、栗出、蚊又、大越、數邑、那須記永正七年、白河小峰政重使人來乞兵、襲其宗結城政朝、九月、遣兵襲白河、政朝走、長牒日記白河亂、十二年、重隆奉古河政氏命入野州、與宇都宮成綱戰、敗還、十二月、政氏與書勞之、岩城文書十七年、白河結城顯賴伐那須、來乞兵、八月、重隆以兵千餘會之、圍山田、那須諸將大田原大關稻澤等皆救山田、重隆顯賴留白河、將須釜關佐貫圍城、親以九百人襲擊其援兵于細釣臺、一作岩下不利、我將白土淡路志賀備中死之、圍城兵亦潰、城兵內外夾擊、我將卒多死、那須記大永元年、與結城顯賴復伐那須、乞兵宇都宮小田二氏、以二千人軍于早乙女坂、十一月、重隆攻

河井取之、遂進攻烏山、鹿沼、德雪齋諫之、於是諸軍退還其邑、同上那須資胤乞和、許之、以女妻那須政資、同上享祿三年、重隆卒、子由隆嗣、稱民部大輔、娶佐竹義舜女、系圖天文四年、由隆老焉、其子重隆代之、稱左京大夫、同上重隆無子、有一女、伊達植宗欲為其子晴宗娶之、介相馬顯胤言之、重隆許之、約待其有子養以為嗣、既而結城顯賴來求婚、白土與七郎謂重隆曰、伊達遠于我、緩急難賴、不如婚白河、我與白河合、莫足惧者、重隆惑、遂許白河、婚、女歸有期、顯胤聞之、遣人詰責媒人志賀閑釣、閑釣入問之、重隆以白土言語之、閑釣嘆曰、士之事君者以義也、今君先棄義、孰以義事君、君自招已滅、裁至無日、乃以其妻子奔大崎、與相茶話記四年、顯胤怒我負約、來侵富岡、不克而去、數日復來、我拒之、岩澤不利、退守葛見川、復敗、顯胤抵新田川、於是重胤請和、且許以女

與伊達氏和成、女氏遂歸伊達氏、國人皆咎與七郎、於是誅與七郎。上同重隆終無子、其女嫁于伊達晴宗、生二子、長曰親隆、次日輝宗、重隆養親隆為子、稱左京大夫。圖系永祿六年、親隆出軍仙道、闕首級于菅谷、相馬將新館山城以兵三百襲之、我兵大敗、親隆慚愧不已、發病而卒、其子左京大夫常隆嗣。書名天正七年、常陸佐竹氏侵、伐白川、累年、遂薄其城下、結城義親避之鶴生、常隆與蘆名盛氏謀和之、義親還白河。白川記十一年、三月、常隆取田原谷樋口于砦。三坂文書十二年九月、常隆攻小野新町砦、田村右馬頭清道固守不下、常隆退、既復進、與清道戰于赤坂。四家合考十三年十一月、常隆會佐竹義重結城、義親石川昭光等于須加川、攻中村砦取之。仙道月矢卷田村清顯以田原井與其臣津川兵部、兵部遣家方右近守之、兵部貳於我、使右近納砦於我、右近不

于恐談

從、常隆遣兵圍之。四家合考伊達正宗聞中村陷、出師于本宮郡山之間、以薄二本松、常隆從佐竹義重救之、十四日、進攻高倉、城兵出拒之、擊敗之、獲其將伊藤肥前、又擊敗伊達氏于人取橋、是夜、佐竹義政為其奴所殺、於是諸軍皆散。那須記○永慶記云、義重還、師故諸軍皆散、未詳孰是、田原井陷。合考十四年七月、二本松滅、地入于伊達氏。上同與田村清顯戰于下枝。伊達田村實記十六年、伊達正宗誘竹貫三河守叛我、三河守不從、密白之、常隆使之伴諾、留猪狩中務于城、親帥兵出于桶賣、攻田原谷、拔之、縱火民屋、斬首數百級、進薄小野新町。猪狩文書五月九日、攻門澤砦、拔之、三坂左馬助獲米澤將中島右衛門、先是左馬助得罪走米澤、及起兵請歸、見右衛門于途、相搏獲之。合考六月、佐竹義重蘆名義廣出師仙道、與伊達正宗構兵累月、常隆亦以兵五百會之、既而以為諸將皆

累世姻戚甥舅而今兵爭不已非計也乃與石川昭光謀之平八月平成諸將各還其邑弓矢是歲大內備前降于伊達氏四本松滅合考十七年三月伊達氏誘片平助右衛門叛會津於是平破諸家復構兵常隆聞之曰去年約和未幾食言前代未聞之帥兵出于小野鹿又潰上同七月伊達正宗入會津蘆名氏滅上同常隆與田村氏戰于下枝日暮將退敵要之險我軍不利死者五十餘人上同常隆還師弓矢伊達氏攻須加川遣將竹貫中務植田但馬救之協守其城十月廿六日須加川陷伊達正宗遣人來言曰我與岩城親戚不可構兵請和好以伐佐竹氏常隆許諾以小野大越還田村氏並同上佐竹義重聞我與伊達氏平以兵五千來侵常隆出拒之會伊達氏援兵來義重退入關山追圍之義重乞救那須那須資晴軍于旗宿我兵與之戰不利那須記

十八年豐公伐北條氏圍攻累月常隆如小田原七月廿二日途卒年廿三常隆無子豐公以岩城與白土攝津守固辭請以佐竹義重子忠次郎為常隆嗣許之秋忠次郎謁豐公于宇都宮稱岩城貞隆慶長庚子之亂坐觀望沒岩城十二萬石賜羽州龜田之田二萬石系圖野史氏曰自海道入關東者莫不出于岩城蓋亦要害之郡也其南境古昔勿來關在焉海道之形勝自古為重然其西重山連接以限仙道諸郡不經無入之地三十里不能相往來也北則瀕海多阻蓋此唯可自守非用武之地也岩城氏累世食其地數百年而事無足記者豈唯文獻之不足而已哉

恒齋先生遺稿
 孟冬旬四雪大起代簡寄子道
 飛雪紛々舞朔風滿城竹樹玉玲瓏銀鈎自舉拇羞白紅醴數傾
 顏失紅蝗子且知地深淺麥苗先卜歲凶豐山陰寄語須乘興溪
 路埋蹤谷水東
 癸酉元旦
 整衣起坐畫堂前萬竈人家籠瑞煙雨送春色歸草木天將晴色
 入山川誰言薄酒如醇酒不說新年勝舊年從此江湖耐乘興已
 除一百杖頭錢
 登最勝寺浮屠
 幾層構架似凌空塔勢臨河氣象雄云是能資先考福何如且篤

恒齋先生遺稿

桑名 秋山 斷 校

孟冬旬四雪大起代簡寄子道

飛雪紛々舞朔風滿城竹樹玉玲瓏銀鈎自舉拇羞白紅醴數傾
 顏失紅蝗子且知地深淺麥苗先卜歲凶豐山陰寄語須乘興溪
 路埋蹤谷水東

癸酉元旦

整衣起坐畫堂前萬竈人家籠瑞煙雨送春色歸草木天將晴色
 入山川誰言薄酒如醇酒不說新年勝舊年從此江湖耐乘興已
 除一百杖頭錢

登最勝寺浮屠

幾層構架似凌空塔勢臨河氣象雄云是能資先考福何如且篤

一家忠、波間影落晴嵐淨、木末欄危夕照紅、咫尺關城遺址在、磨崖碑畔樹葱茏、

端午日與友人飲

街上新泥猶未乾、兩餘更作草堂寒、聖賢唯有三杯醉、賓主又成一
日歡、滿苑綠稠晝亦暗、幽懷吟就窮還寬、何時長得官無事、楊柳深邊老釣竿、

東都藩邸寓居書懷

壯志元雖樂遠征、每逢下筆見鄉情、短刀將老風塵境、雙屐難忘山水行、興來得句無篇次、悶去廢書欠課程、一了浮沈世間事、不須貧賤向人鳴、

九日飲師逸家

醉後松風草閣寒、清宵閑話盡餘歡、插黃花欲掩頭白、傾錦樽更

著臉丹、綺席亦歛孟氏帽、柴門尙守廣文官、當年同學今皆健、不用茱萸仔細看、

甲戌元旦試毫

曉見九街佳氣新、瑞雲祥日映城闌、天涯地角王正朔、草色禽聲帝孟春、朝退奉觴羞彩服、午飧捧案有綦巾、梅花獨恨無消息、宿雪猶封野水濱、

恭次竹所大夫中秋芳韻

秋氣滿空雲露溼、湘簾高捲倚危欄、庾樓清興誰能繼、袁渚舊盟翻不寒、天上瓊宮貽兔窟、澤中枯木見龍蟠、主君先着驚人句、真是陽春和最難、

節後陪桂軒集

玉堂高占城西南、落木相催秋意酣、菊自節前留馥郁、看來海外

蘇德前備遺書 懷雅堂編遺稿
割肥甘、主人嘗屏開懷待、門客常容抵掌談、醉眼有花猶未散、一池斜日紫澄潭、

數日雪起做歐蘇禁体以寄子道

鹿角凍將折、雀毛饑不豐、窮居雖各自、吟興却相同、野總人蹤斷、天唯鳥道通、相邀能許否、醉臉買微紅、

九月幾望、田月堂會諸老先生于赤壁樓、以席上所分字見寄、是夜器與諸子泛湖、頗得意、忽讀來書、爽然自失、因賦七言長句以奉寄、

瞻望關左聚星夕、海內文章多舊德、風雅百年長有聲、江山一夜定生色、蘆邊水宿數翎明、岸畔林棲孤影黑、南湖雖好亦蕭條、難得清光似上國、

公退後赴上村君花下宴

梅花稍謝小櫻披、風物參差天豈私、公退何妨歡卜夜、事閑要自賞乘時、迎人便下陳蕃榻、分菊預爲元亮籬、連職輪番更上直、難期筆硯屢追隨、

七月朔草堂集

青林白雨迸盤珠、早送涼風滿座隅、樹外青山圍市肆、軒前碧水入街衢、清談身占忘機地、對飲天披避暑圖、既覺風光殊昨日、溪香兩岸竹蒲菰、

寄蘆田繩

雲山一去隔風塵、茗澗舊盟餘幾人、泮水詞壇文字古、馬門儒業姓名新、炊黍當年徒有約、剪燈他日豈無因、稍見霜空賓雁至、交情莫惜託雙鱗、

寄牧原直亮

雨滴梧桐關上秋、涼窓燈火夢魂悠、一州官迹分封境、千載師承
共派流、鷄羹和我違元伯、稼說煩君達子由、近來弟胤錫入羈絆
回看雲萬里、茗溪何日繫孤舟、

重九前一日甘雨堂集時大眾菊卿在坐

風落樹梢水落潭、秋光詩興一般酣、坐看竹箭江東美、盤頰松菌
厨下甘、漏爲笑談稍將二、人除月影亦成三、遲吟莫恠推敲苦、佳
句從來依舊耽、

奉送

老公還東都

雨晴冬郭曉寒輕、回駕凌晨此啓行、沿路民庶思舊澤、滿城草木
帶離情、星嶠樓櫓嘶班馬、雪積山峰照去旌、我
公孝思無窮已、仰見聯鑣送出城、

首夏十又五日東園賜宴恭賦謝恩

東園新樹午陰長、一徑風光接玉堂、

公自來時寬禮數、人皆醉去帶恩光、崇文修武經綸業、新綠殘
紅翰墨場、榜散羞余陪席末、嬾々亦奉手中觴、

又

公家芳苑半清漣、碧竹青松處々連、游魚活潑新荷外、高閣參差
嫩柳巔、濫竽異珍忝賜予、蒙恩半日共周旋、歸來想像如天上、半
夜更勞魂夢牽、

田月堂以七月既望賞月墨水、以書徵詩我南湖竹所兩大
夫、又波及我、因次南湖君玉韻、以寄月堂於東都、

先哲風流記舊遊、墨河今夜亦鷗浮、書來唯恨不同醉、詩就僅能
追賦秋、露下樹搖山畔月、潮生蘆響寺前洲、夢魂且學車輪翻、知

否權江掠片舟、

送室井源次郎

鷄狗相聞鄉曲秋、征鞭遠指海東頭、誰追千古文翁化、久倦當年
司馬遊、眼中風月短長句、夢裡雲山斷續愁、別後不須嘆契濶、厚
坤盡處猶同州、

探春

江畔東風一逕微、晴暄此日試新衣、曉漸滿、澗魚將上、春潤生、園
藥未肥、雪外籬梅星錯落、烟中隄柳髮依稀、月初太半皆官暇、漫
々行遊漫々歸、
探春須屬薛蘿衣、遣興時過楊柳磯、聞圓有花因問主、何家無酒
漫敲扉、新鶯谷口偷輕暖、嫩草牆陰借寸暉、欲向閑中觀物化、江
頭單騎按轡歸、

歲暮口號似魯縞菴

門前旁午履聲忙、鹽米教人頓若狂、得力平生在澹泊、閑窓睡起
嗅梅香、

正月旬長五橋口占

如絲細雨亂春空、漠々輕烟柳上風、橋畔無端鷓鴣沒、一痕水暈
鏡明中、

便面山水

柳綠孤村傍水開、缺瓜小艇趁潮回、空濛前浦人收網、知是半江
細雨來、

謝魯縞菴見贈芭蕉

栽培何日得成林、夏晚微涼坐翠陰、主人窗外高齋屋、亦是當初
一寸心、

美濃國養老百歲老人壽言

古聞養老醴泉通，山下萬村酌飲同。應是凡人無道骨，當年纔此見斯翁。

懸壺樓贈麻谷

如今京攝鶯花海，何事山人獨向東。二月桑名可留滯，一樓烟雨落梅風。

月前涼甚見牀上廢扇戲題

恩奪寵移班恨長，小詞千古斷人腸。嫦娥亦是無情極，夏放清光作夜涼。

寄懷筵亭時聞魯縞庵之四日市托之

秋江如練鱸肥日，夜月似霜暑退時。應識高懷興不淺，扇頭近日有何詩。

葦葭堂

求書嘗到長卿門，光榮一日黃荒原。當年贏裡有何物，購得家聲貽子孫。

暮秋山行

山中昨夜霜，寥々木葉下。忽見斜路沒，中心生疑訝。自古世途險，乃招達人怕。

幽居晚興

坡塢陳嘉樹，葱々生晚涼。閑情協幽邃，塵事謝慌忙。梧砌重々淨，竹窓細々香。會心豈在遠，暮色對隣牆。

上城塢六言

千章夏木陰暗，一髮暮山黛低。隔竹偶迎客至，舍琴時聽禽啼。溪澗割分市肆，桑麻隱見茅茨。地高自是涼足，境邃亦兼雪宜。

回首篁蹊幾處駐，節林塢多時。遠山近水天設，明月清風獨私。
以上諸篇，皆係於先生早年之作，而塗抹改竄者不少，有屬於
未定者，亦不可知，今且存稿本之體。

奉哭蒙齋先生四首

天也知何意，老成不憇遺。仰止終無處，瞽然迷所之。江山徒寂寞，
紅綠空去聲參差。遠道供微典，吾懷何以爲。
名世兼才德，夙當賢主知。唯聞勞啓沃，不必見猷爲。曖々三春
樹，汪々千頃陂。一朝山斗失，痛哭豈吾私。
回憶青年日，執經趨坐隅。德輝如玉潤，文蔚乃雲敷。薇蕨西山路，
藜藿南郭湖。音容存目睫，俯仰只長吁。
際會文明日，周旋耆舊年。立言爲世重，聞道在人先。宇內交遊遍，
鄉山題詠傳。騎鯨不可見，只有淚漣々。

寄懷梅暉和上

殘寒弛日夕，遙憶遠公廬。賦詩應作卷，病腕未裁書。深院落梅後，
閑房新草初。料知風物好，興味近何如。

題子彬新居

蕭然環堵室，卜此柳原南。風月謀新賞，詩書寄舊耽。江光四壁動，
山色小窓含。主人有健筆，揮灑捲晴嵐。

十月朔，同畊月二，雙遊六園，遂抵瀧川而還，以詩記之，五
十韻

牢晴入初冬，顛氣愈清肅。遊觀須及時，卜得初筮告。先過六園幽，
遂窮瀧川隩。追隨有二翁，遠客慰予獨。行厨各手携，中途謝隸僕。
暫憩牛背廟，凭欄騁遠目。林末聳嶽蓮，積雪凜初旭。屋瓦如魚鱗，
千街何聚蹙。車馬紅塵颺，貴賤紛馳逐。何別賢與愚，鴉鵲噪林木。

坂路降又登，傳通佛殿轟。北折循陋巷，曲逕入撲楸。蕭然負郭園，勝景誰所卜。位置尚自然，氣衆不苟束。春花屏浮艷，秋實護芬馥。異種海外來，六區一園畜。馬埭開射圃，壯士試遠鏃。臺榭嘗罹災，舊貫未全復。假此蒲席温，同負愛日燠。瓢酒足相歡，羹芋况新鬪。細路走田間，野寺闕草屋。高木想涼陰，清流思夏浴。盤溪殊有趣，飛泉鳴佩玉。况此霜楓美，掩映粧巖曲。老嫗移板床，籍葉當茵褥。泉甘茶味香，口渴頻飲款。崖下一橋危，募化謀修築。自利資利人，姦猾笑老秃。幽深忘歸去，不覺斜日促。直適王子邨，暫寄鳥山矚。長水明如帶，連山雲作幄。平野入縈常，蒼茫沒鴻鵠。昔人餘踪迹，興亡皆雷速。達者爲何觀，千歲即昏夙。我有曠世懷，欲言筭口角。試作游子吟，時物相感觸。子女紛以至，勝地挽塵俗。云是看菊花，絡澗路相屬。種樹有餘力，新巧謀術鬻。舟車象物形，五色相束縛。

可憐寂寞姿，何堪此奇辱。染井已雜沓，糕坂何确犖。二翁頗勞倦，吾亦覺枵腹。小樓暫停筇，我意鴻漸桷。麪絲熱騰々，杯盛江水綠。爲此一解顏，飢腹頻相沃。百憂毛孔散，何用鼎中肉。終年坐朱門，世情苦握齏。偷閑隨良友，一出如脫梏。良友皆忘年，狂態獨自惡。失題

未向田園賦，遂初儒酸事業愧。空疎勿哈半夜青燈下，忍冷猶繙黃石書。

山水圖

一幅江山雪霽初，覓詩遠策灞橋驢。前村已泄春消息，的皪梅花玉不如。

張天師圖

留侯遠裔共超倫，各爲生民不顧身。何若青城斬邪劍，暫時借與

埋輪人、

陶令看山圖

半壁江山新易主、兩間無處着伶俜、黃花不解人間事、憔悴叢中獨自榮、

題鹿圖

冷入重衾夢不成、呦々鳴鹿亦多情、荒村半夜月明白、一片鄉思是此聲、

題吳剛斫桂圖

月中生桂樹、清輝爲不揚、玉皇下詔勅、斬伐尋斧斫、斧及痕陰合、不厭夜々忙、人生萬般欲、本明爲蔽障、豈唯月中桂、蝕盡沒餘光、嘗々方寸地、何處覓吳剛、

失題

松花亂墜白雲隈、香菌香新堪可煨、恠我詩含風露氣、空山曾喫幾籃來、

遠山

峰巒如刻畫、萬險望中分、須臾能自蔽、岫上一縷雲、

登西岡望關原慨然而賦

天保甲午九月望、臣器偶登城西岡、北望濃中如掌平、煙楚渺茫曾水橫、傍人指點岐阜山、西接關原無幾程、維昔千軍萬馬馳逐處、盡在目中無遁形、臣器間嘗修私史、周家功烈窮終始、勝廣旣斃重瞳起、一世英雄就驅使、貽厥獨闕善後計、墳土未乾生奸宄、南陽遠裔赤伏符、天意所屬人孰圖、百方禍害翻爲福、冥々假手相掃除、戎首在東禍根西、合謀夾攻發有時、擁孤挾質令諸侯、西連三十三國師、東方將卒猛如虎、旣將孤豚視賊豎、笑說豎首好

下物、臣等先發公徐舉、岐阜已拔大師逼、白旆金章指上國、西人倉黃冒甚雨、關原欲校蚍蜉力、維慶長五年庚午歲、九月之望兩軍會、曉霧冥濛大野塞、人馬無聲天地晦、股師億萬億萬心、倒戈攻後、相殄殲、餘衆不支走入山、流血漂鹵藤水丹、巨魁就戮脅從降、半日之間家爲邦、自是天下入版圖、六十六國車書同、分封子弟布要扼、四海駿奔職貢供、當時周人歌受命、卜年卜世自斯中、沃野口連曾水長、金城遺址高入山、往日形勝今衽席、膏腴付人力耕耘、請看百里稻粱鄉、秋霜一夜晚雲黃、

題文良畫竹

何處能生許大竹、寒梢千尋削碧玉、內空外直不必言、誰能伐爲大簡牘、人間邪正不分明、付與董狐斷直曲、能令是非揭日星、庶幾不貽斯君辱、不然願買半畝地、移栽數根手自築、他日小園風

雨夜、駢頭嬰兒甘愈肉、涼軒睡覺斜陽裡、剛來燒煮恣大嚼、

此卷真蹟舊藏大夫久松君之家後入公庫玉生老人觀而愛之手摹上木未幾板燬于災故榻本絕少此其僅存者可寶也古人評公書曰風舞瓊花泉鳴竹澗蓋言其溫純圓活而飄逸也今觀是卷而知其不我欺也世人曰書之工拙各有天分予聞公少拙於書刻意臨摹日寫千文十本人能用工如公豈患其不至哉因觀是卷書以自勗文政庚寅閏月

文待詔詩卷榻本跋

此卷真蹟舊藏大夫久松君之家後入公庫玉生老人觀而愛之手摹上木未幾板燬于災故榻本絕少此其僅存者可寶也古人評公書曰風舞瓊花泉鳴竹澗蓋言其溫純圓活而飄逸也今觀是卷而知其不我欺也世人曰書之工拙各有天分予聞公少拙於書刻意臨摹日寫千文十本人能用工如公豈患其不至哉因觀是卷書以自勗文政庚寅閏月

記日詩卷零本跋

先公嘗集古今人詩記月日者自正月朔至十二月晦清渚公及知名之士書之蓋以為揭之壁上日夕易之不能可代曆日諷詠玩味可以養性情觀古今矣既而又慮其煩人終不果今其零紙藏篋底今公命集而次第之以為一卷蓋以先公手澤之

所存不忍拚棄也、

恭跋 先公手書月亭扁額卷、

以是卷爲月亭之扁者、出先公之意匠也、卷書古人詩句有月字者、或五字、或七字、而皆闕月字、空之遺一沒字、扁邊以巨竹、容之、其中、左右卷舒、推移出之、晨昏弦望、隨時易之、其闕月字處、置一銀月填之、且鎮浮動、亦可移轉也、客歲亭扁皆罹災、唯遺是卷、恐後人不知其形製、且或恠卷中月字皆闕、因記之、文政庚寅秋七月、

書畫帖跋

丸龜加藤淇涯、松山宮原桐月、會津牧原半陶、伊勢鷹羽雲濠、及月堂松窩澹庵、且庵集我舍、松窩携是帖來、同觀之、嗚呼、我之與諸君、今雖同堂談笑、然一二月後、將各還其鄉、則是天涯千里之

人、再求今日之歡而不可得矣、此卷松窩遊畿內之日所集、距今若干年、其人死生離合、不可復知、然是卷猶存、則其歡不朽也、予亦欲傲其意、求不朽於離索之後者、于諸君而未暇也、姑書諸君姓號、于是卷之後、并及此意云、

書匡山秋意畫卷後

天保二年九月既望、同聿庵月堂諸君過米庵、觀漢人書畫、豎幅橫卷、集扇面、帖墨本、及銅玉、古器、凡一百餘種、繼以燭、猶未能周遍、十月望、復集于月堂、聿庵携此卷至、同觀者冠山老侯、岡本花亭、辛島撫井、柴野碧海、足代寬居父子、石井且庵、主人與予也、聿庵又令予持還而詳視、因留于案上旬日、久之、覺林壑水石盡與予相親焉、蓋米庵之觀、猶貧兒之遇盛享、品々珍美、但未知何處下筋耳、今於此卷、細々咀嚼、一嚙之肉、飽而有餘、聿庵亦與予同

此意者、於吾言其首必肯矣、代主人書觀者姓號、因并及之、
陽春白雪卷跋

文化甲子正月望、守國公出笛一枚、賜臣田井元陳、其平素所
愛翫也、其三月、浴恩園、梅花盛開、公將今公及諸公子、開
宴花下、令元陳吹笛、元陳出賜笛弄數曲、公感賞久之、擇陽春
白雪字、同今公各書二字、又以斜日映梅花、松風和笛聲、爲題、
賦國詩二章、以并賜焉、嗚呼、公德業之隆、不必論、其風流餘韻、
藹然在人者、皆此類也、往年園罹災、花木焦枯、臺榭改築、而公
亦即世、而笛與遺墨獨存焉、俯仰之間、愴然感傷、在他人亦有難
爲懷者、况元陳奉待左右、于是園、荷龍顧浴恩、眷者有年矣、其感
爲何如哉、今裝潢其賜書、以陪遊諸臣詞章附之、以爲一卷、又令
臣器書其顛末于尾、其意不唯傳當年之盛游而已、欲使子孫知

寵榮之所自、亦是厚之至也、於是乎書、天保二年二月、

古甍葉記代人

我邦之樂、神樂爲最古矣、後得於高麗百濟者、置之難波四天王
寺、得於唐者、置之南都興福寺、爲左右樂部并神樂、建之樂官、
宗廟、朝廷祭祀燕享皆用之、京師設雅樂寮、領之、樂師伶人
世々相傳、故上古樂器、亦各傳其家、以賢守焉、中世以來、王綱解
紐、雅樂廢闕、至應永之季、而極矣、伶家所傳古器、往々散逸、不知
其所在、寬政中、予得古甍葉一枚、上之白河侯源公、後公賜之、
其侍臣田井君奇、君奇乞命其名、時春雨蕭然、公銘以春雨二
字、管故名春雨、而公不知也、君奇描其匣上、以春雨庭潦圖、藏
之於家、是管蓋亦上代之遺器、其命名之所起、亦未詳何故也、今
公偶然題之、而與古合、豈亦不奇哉、君奇請予記之、因書而與之、

天保三年從五位下準人佐

璞齋記

璞者玉之未攻也、大夫澤君以是自命、蓋欲得其攻者而玉之也、攻之之道何如、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說者曰、物之溫潤者、玉為最、而鹿礪莫石如也、溫潤相攻、未見其益、唯鹿礪而後其璞可剖、其耀可發也、君為人恭順寬容、其質美矣、然生長富貴之中、使令便嬾、奉養豐厚、少而失先大夫蚤列國老之班、上無嚴師畏友、之可敬憚、而下有下僚部屬之相順從、此猶以溫潤攻溫潤者、何以望其剖璞而發耀耶、若夫賢者直道相與、不肯苟合、故志之不能也、雖禮之備不肯就、禮之不備也、雖志之篤亦不肯交、其有過也、面折不避、其不從也、絕而不顧、是以世之悅媚順者以為違逆悖戾、而畏厭之、豈知其違逆悖戾、則猶鹿礪之於溫潤、所謂玉汝

於成也、故古者賢君大夫之於師友、唯恐我志之未篤、禮之未備、而賢者之不已親、已之無資於賢者、晉平費惠孟獻子是也、大夫既有志于此、如能其篤者益篤之、以易宴安之樂、其備者益備之、以忘富貴之勢、則賢者日造、以施其磨礪、而君之璞剖而耀發矣、若不然、雖蘊照車之美、終與瓦礫無異也、今某祇役東都、當遠離、故進其說、以為之記、君其思諸、

杉長墓表代人

俳諧之原、出於連歌、言雖鄙俚、能悉事理、人情物態、其法至芭蕉翁而大成矣、翁歿、門人各立門戶、數傳之後、大率輕佻纖弱、失翁之舊、獨我杉長遵杉風之流、邇而達之翁、不逐時好、屹然為一家言、蓋其徒之傑出者也、杉長諱良珉、字元卿、氏井上、號瓢庵、杉長其俳名也、房州久保村人、家世業農、豪于財、而杉長以醫為業、貧

戶有疾者，親造其家，爲施醫治，不肯取糈，如此者七年，而無德色。中年讓產其姪，而隱于醫，與俳諧之間，文化中，我公奉幕旨，修房總二州海倫，而杉長以醫所辟，遂出仕，後從徙桑名，文政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疾卒于家，葬于海藏禪寺，男良芸襲祿，杉長以辟于醫，專心其業，有請延之，雖中夜數起，無倦色。公聞而嘉之，賜以金，而其俳名日高，世人往々不知其精于醫也。初其未仕也，弊衣破袍，以俳諧周遊天下，足跡無所不至，性朴率，嘗侍一貴人宴觀，画者謂杉長曰：子欲得持紙來，曰：無有，貴人執紙一張與之，杉長探懷出百錢，謝曰：謹奉紙價，左右爲之掩口，杉長每出，背負藥囊，意倦，乃委之于地，隱而假寐，不復擇其所，見者皆枉道而過，不欲驚之也，其爲人如此，故人皆親而愛之，嘗謂予曰：知予之深者，莫子如也。銘墓之託，非子而誰，時杉長猶強健無疾，予笑而

諾之，豈知今日遂踐其言，嗚呼悲哉！杉長卒時，年五十九，題曰杉長墓者，以其最著于俳諧也。

觀水堂記

備之松山世子嘗代其侯之邑，邑有燕居之堂，一水遶其下，清冷之狀可愛也，因以觀水爲姓，命伴讀山田某作之說，某引易象坎水險艱之義發之，旣而世子還江戶，猶思其義而不已，又命外臣器記其堂，某之說洗發盡矣，器又何言，然世子求益，欲其必言之，因誦所聞以爲獻，以備其選焉。夫水也者，雖曰天下之至險，然至順之理寓焉，蓋其險也，非有險於我，物爲之險也，波者有所激也，濶者有所盪也，躍而迸者，擊也，駕而陵者，梗也，有所薄而嘯之，有所絕而懸之，淵之深，昧不測，灘之涵湧，可懼，非自爲之，皆生於物者也，如能疏梗塞，除觸激，順其自然而導之，則順下之性得，

而至順見矣、唯順也、故因物爲形、隨勢制流、源々不已、必放乎海而後已、今夫人心之順也、外物誘其外、衆慾汨其內、動盪薄激、而萬險生焉、其爲患詎止於水之爲險而已乎、况人君在富貴崇高之中、聲色狗馬、宮室衣服、玩好百物之誘其外者、無所不有、而喜怒哀樂、好惡愛憎、衆慾之汨其內者、無有窮已、加之、便佞讒毀、抵隙乘間以入之、夫如此、而欲頃刻之順流無險得乎、世子好學多年、於此三者之爲險者、固知警而誠之、故間安之暇、講文演武、無他嗜好、而今不能忘情於一堂者、蓋必其有所省於水焉、夫水之能不阻于險而放於海者、以其不息也、世子亦能慎終如始、不怠用功於他日、則其於致遠何有、初 世子之 公子於我也、器待其講讀者有年矣、今復辱眷顧之厚、不得不深言、况又有命乎、因謹其錄其言以爲記、弘化丙午初夏、

穆齋大森君墓表

昔者予與穆齋飲于劍工固山宗平之家、時宗平鍛一長刀、新成、又長五尺、請穆齋書其銘、穆齋已醉、執刀彈之、歌少陵短歌行、予與宗平和之、淋漓悲壯、使人起舞、未廿年、宗平已死、而今亦失穆齋、當年之豪、不可復見、嗚呼悲哉、穆齋容貌魁偉、量大善飲、每飲必把巨盞、一吸輒盡、不問晨昏、饑飽、得則飲、飲必倒榼、然亦竟以是得疾矣、自幼好書、晚得入木法、運筆尤妙、醉酣揮寫、快如風雨、筆之所至、驟然有聲、沒之前三日、力疾作書數紙、以付其子、皆訓誠語、如訥言敏行之類、時羸憊已甚、待人扶起、而豪氣猶溢、紙墨間、嗚呼穆齋少壯不羈、見世之踞齷者、視之若無、是以人或畏忌之、今垂沒、訓其子者如此、豈不可嘉尙哉、穆齋諱親長、後改親保、稱常雄、穆齋其號也、娶篠宮氏、生幾男、幾女、長曰五朔、襲其秩、次

日某曰某，尙幼，天保十年三月廿日，歿之歲月日也。壽量寺其葬地，享年五十又二，疾篤不亂，後事一皆自處之，如墓表之托，亦其一也，是豈可辭哉。

海樓避暑記

樓面海而起，其中雖隘，外之所見極廣矣。茲歲盛夏，旱而多暑，予與客避乎其中，解衣盤礴，倚檻俯欄，島嶼秀峙，一碧際天，錦鱗躍翠，羽眠境與心會，冥然爲一。於是盃檠列，菓殽陳，浮以大白，割有紫鱗，我以爲快。顧謂客曰：物之不測而至危，莫海如也。其風順浪平也，張雲帆之十丈，破溟濤之萬里，西州之朝發，夕食乎東海，何快如之。旣而風起浪湧也，沃日吞天，鯨起蛟竄，檣折楫摧，萬斛之舟不自保，方是時，心悸魄震，惕心生焉。然海舶之覆沒者，不必於此，而相尋於彼者何？蓋快惕之間，禍福之所分也。今也循海而望

其東，尾參相覆，其中所謂桶峽在焉。此今川氏之所覆敗也，不誠連捷之快，土崩而魚潰，尾濃之沃野，織田氏之所據以肇基也。不誠席卷之快，以斃明賊之梟鷲，烟山鳳翥，起伏其東北者，武田氏之所雄據也。積強之快，不誠一衄于長篠而不寤，回首西顧，山川雄深，此北畠氏之所世守也。信強隣之欺誣，而不誠偷安之快，社稷之徙，亦誰咎。此數姓皆一時之雄，但其意得志驕，見快之爲快，而不知其當戒，今爲我輩所議，其後亦猶舟人之不自知，而坐樓中者爲之危惕也。予與子披襟清風，縱談古今，以窮一己之快而不知戒，則雖大小不同，境換情改，將有至不快者隨之。客曰：唯矣，於是取衣襟，撤盃盃，辭而下樓，我心充然猶娛。

祭牧原景武文

嗚呼景武，從事洛閩之遺編，專力研究者，殆乎三十年，嘗經前脩

之提撕、寸進自勤、博資友朋之切磋、見異不遷、有所疑則求之其書、有所得則證之其言、寧有從而失、不肯違而有得、其志確而不拔、其業專而能力、嗚呼景武、昔者同業於國費、共考文獻於今古、慨然有志於用世、亦自知才疎而力苦、晚見於櫻水之上、舍博就要、醇乎以自處、嗚呼景武、當時交遊、固不少乎俊秀、而始終情好、唯予不改其舊、是以今者之來、預期友益於相見、將樂杯酒之從容、豈圖溘然而即木、既再墳草之茸々、聞其藐孤則遠、求其遺文則空、唯此一盃之清酌、亦我情之所鍾、嗚乎魂也有靈、有忱我之衷、尙饗、

自富士見山至紅葉山記

放學後、與同僚諸賢上富士見山、隈水如練、來衝山足、振刷沙土、斜爲深潭、有堰蓄焉、有閘洩焉、蓄者湛然、洩者凜然、忽然出閘、雷

吼奔放、走石渠、直至堰下、展拓爲一廣潭、白滅碧沈、而後落々然、以去、堰西爲大橋、橋南百步爲田街巷門、橋上行人絡繹不絕、皆尺許大、此地本有市廛屬橋、癸亥之水、一掃無痕、於是移居人閑其地、築堤上流、以備外水、中鑿深渠、架石橋、種竹樹、以疏內水、又鑿去山足斗出水中者、廣河身以殺上流之水勢、渠以灌田、閘以節之、故後雖數有暴水、不爲害也、橋北小石丘、微露簷牙、此法雨道院也、院有忘歸之樓、主僧脩造屋宇、構架益壯、然昔者茅茨小窓、風致則無有矣、下山出閘上、循渠而東、過小板橋、道左石壁、重疊側立、如快劍亂斫者、壁轉地夷、楓樹圍圍、寒梢已枯、紅葉委泥、皆變赤黑色、唯投足處、遶々有聲、又得松門、一亭蕭然、此所謂紅葉山、而亭者兵藤君別莊環山亭也、亭下之地掌大、牆下枇杷蒼蒨可愛、時正着花、輕香襲人、牆外群樹、皆剪其梢以望外、平田如

席隈水似帶，迂餘入擗目，此皆熟地，唯所居已高，遠近濃淡一顧入眼，又暮色照綴，別開一生面，此知人所見雖不異，然隨我托足高下而精采自別，日沒，乃涉隈水，入廓門，與東陔勝鳴二君別，壬午十月十四日。

遊烏峰記

白河府治，實維西山之麓，岡嶺起伏，川流脈絡，宜若得雄偉特達之觀也。我性愛山水，公事之暇，從樵漁而來往，其有名之區，莫不窮探，然大抵規模狹隘，氣象卑陋，如盆山瓶水，雖不無寸奇尺瓌之可觀者，然不與形勢相稱矣。乙亥之冬，予與諸子過烏峰之下，望而異之，遂相携而登，始以爲山不甚高，可一蹴而至也，既而就之，嶂嶺廻合，溪谷深邃，四外諸山，隨步讓高，比至其巔，莫能相從，蓋西抵那須，東及石川，南過關山，北越蓬嶽，其間峰巒原野水流。

村落之屬，疎密向背，布陳幅湊，或如鳧鷖之出沒，或如波濤之洶湧，或如鼎俎籩豆羅列于廟庭，皆集履舄之下，而後始知此山突然出類，近府之可遊者莫能比也。於是喟然顧諸子曰：予登此山，而得君子之爲人，望而不覺其高者，謙以接人也；就而不可跂及者，德之崇也；深秀雄壯，品之高也；高峻聳拔而不巉絕者，公平正大而無陰賊忌克之險也；夫造物者陶鑄西山之餘，其力未衰，而復逞其技于此，宜其冠于東郊而有此異，僉曰：然，此無可記，遂錄其言以啓後遊。

遊中野山記

城之內外，多以望嶽名山，阪樓櫓者，以其可望而見也，嘗怪駿之距此百里餘，層巒重嶽，限其間，嶽雖太高，豈可望哉？此土人艷其名，虛冒以誇人也。丸山周圍曰：予嘗上中野山，見富嶽於烟靄之

間予笑而不應。丁丑八月，上關山，望見中野山，嘯然高起，且其南接平野，茫然未了，於是又以爲古人已取以名物，不止一所，此事必有不可誣，且夫數尺之牆，以遮千仞之山者，近也，退而望之，不能復蔽，是况彼此共高，豈中間培塿之所能蔽哉？遂下山，問里人，皆邈然不辨，予疑復生，既而思之，彼皆鄙野人，何以知嶽之爲嶽，乃穿蒙密，攀糾結，猿援猱扳，以到其顛，蒼冥四垂，無所抵極，神昏心迷，瞶焉而立，忽見虛無縹緲之際，有物巍然而起，其形也，如正人君子，寬衣高冠，摺笏垂紳，于廟堂之上矣，其態也，如巫山神女，倚采旄，蔭桂旗，凝然以下，飄然以颺矣，爲神山靈嶽，不問而可知也。予躍然曰：古人不我欺也，只人不求耳，以此山而料府下，嶽不難見也，唯府下竹樹蕃密，所謂面牆，不如此地也，彼此共高物不能蔽耳，以致遮隔，使後人生疑，古人不我欺也，嗚呼！使予無此

行，何以接容光而吸靈氣於百里之外，使此行雲烟陰浮不見此山，何以雪府下山阪樓櫓之窅，還而誇人，人曰：旗宿村南山亦能見，予頷而不復疑。

記龍興寺遊

文政壬午仲秋念四，與南希韓遊龍興寺，胡枝花開，紅白相間，葳蕤垂地，時驟雨乍懸，四山有聲，林木搖動，少間乃撲窓戶拍々，涼氣滿堂，煩襟如洗，寺僧命茶，清談頃刻，雨霽乃別。

櫻山賜宴詩序

癸酉考試之次月，宴就試者於櫻山之別墅，學職者亦與焉，宴不設主者，唯有小胥數輩，掌飲具供，使令耳，嗚呼！公家弊勸提撕，以脩學政，既親試之，今又勞以酒食，寵以親臨，又慮樂意之不暢，省禮數，使之互爲賓主，以相勸侑，蓋以學館風化之原，人才之所

由生、其所以優待、一出故事常數之外、以示其意向之所在、是以
上斯廷者、奮勵進脩、必有異于往日、其來觀者、亦羨慕感發、以向
學者益多矣、然則此宴之移風易俗者、不淺々也、雖然事有暫而
興久而衰者、今若作爲文章、宜達盛意、詠歎淫液、長在人心、則夫
奮勵者有所懌而自不能已、感發者有所慕而不自棄、足以報答
公家之所期望矣、而此學職者之所宜勉也、於是各拈韻以獻雅
章、臣謹爲之序、

遊丹波館記

出郭門、權隈水、風日清和、鶯聲相呼、我意欣然、唯雲在四山上、狀
如敗絮、此風候可虞也、過飯澤、茅茨向背、梅桃掩映、竄政間、募遊
手闢荒爲田、地肥泉甘、故未經年、吠澮井然、草木暢茂、既爲一村
落、里餘上、勿石坂、四顧凡山、無一可觀、獨八溝關山、烏峰、排列遠

山重嶺之間、深秀雄偉、視他培塿凡山、自爲出類、旣而風果至、西
山雪光、凜々欲動、抵上小屋村、日已近午、投內山氏宅、有山水樓、
蒙齋先生作記者、嘗懼災、今工作已完、獨樓未復、蓋緩急宜然也、
飯罷、從村端東折、走下小屋村、村前一水、梅花夾栽、流清香遠、甚
有風致、十步九顧、留賞不能去、蓋城中非無梅也、飲此清幽、已村
中有小逕、左入溪間、此丹波館徑也、山屢被野火、兀然無草木、氣
象膚淺、特一土山之次者耳、土人傳以爲丹波美濃者所據、然無
所考、山則斯遊所主、然已無可稱、遠望雖頗佳、而所轉、風隨爲梗、
譬如案外畫、豈要非我有也、遂蒼黃下山、不復擇路、忽失登路、出
山後、初攀足不審、差繆至此、不致大迷、亦已屬僥倖、可不戒哉、右
折出、增見村、日亦下春、過二枚橋、與初所從路合、抵飯澤、冥行已
里許、籬落間、火光閃々、村夜光景頗佳、風亦衰矣、緩步入郭、蓋如

村兒自城市還而食藜藿、意雖歉然、然亦從容受用、理勢然也、辛巳三月上巳後一日、

照源寺觀櫻記

桑名自爲侯國、已非一姓、賢明相承、治教相踵、二百有餘年于茲矣、治法之存、德澤之遺、宜無君無之也、而民間移風、禮俗致美、以至堤防灌溉、興利除害之事、語之、則惟稱我一法公、林丘草木與曠異常之觀、訪其古、則亦惟稱我一法公、中間移封越奧、曠其教化者、百有餘年、民以其久遠而不少渝、如照源寺金龍櫻、是其一也、及今公再撫臨、經國之大、率由莫遺、雖游觀之末、亦考之往日、而有是游、命諸臣賦詩相和、亦如故事、可謂尊祖敬畏不徒然也、昔者周國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公去之後、民指其樹而歌詠、夫一聽訟之平、政之小者也、焉得民心思慕之深如此、顧其所

以致之者有素也、一法公偶聞金龍寺櫻爲佳品而移之、亦一時遊息之事、非歷世之所稀也、而民愛延于今、如是者何、蓋存心設施之間、卓越歷世而人所不及、知者、有以致之、不止土人之所傳蹤迹之所遺也、若不然、當其時使民有生養之少不便、疾苦之猶可訟、豈能樂公樂而不衰有如此哉、而公亦未必有餘暇之及此也、夫就其迹而原其所以爲迹、修其故事而念事其所以爲故事、則公之所以嘗得之民者、亦可以得之于今日也、文政乙酉暮春、

（此處為極淡的印文，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另一份文獻的影印或重刻。）

扈從西上日錄

文政十年丁亥夏、我公有京師之行、是歲春、天子詔大將軍公進太政大臣、內府加階從一位、府朝有除拜、例溜間帝鑑間大名各一員爲大使、入朝代謝、是歲大拜、二府官階各極其隆盛、亦府朝希典、故特以溜間大名二員爲大使、而我公及彥根中將公爲之、高家衆戶田官原二公副之、四月、諸公相次上途、廿二日、我公發江戶、五月四日己卯、公至自江戶、例大使受命徑赴京師、而我公及彥根公皆以道出其邑、聽留邑五日焉、是以公下教以八日癸未發、臣成器特旨扈從、且入厠近侍、蓋以備訪問也、是夜、召入賜食、

五日庚辰、端午節、諸臣稱賀、召入、老公命賜藥從行諸臣、

六日、公召見從行諸臣戒飭之、

七日、

八日癸未、午時駕發治城、銃弓長槍、興馬繫載、單行雙列、陵續填咽、數里不絕、日光下射、閃爍眩目、大使儀衛、例極其盛、雖僕隸之微、亦務美觀、而其弊往々流奢侈、公度其宜、從儉尙質、而不失儀觀之美、沿途聚觀、稱贊相屬、哺時駕駐四日市、入侍、

九日甲申、昧爽發、四日市觀者闐街、相語曰、如許大眾聚在一驛、而終夜闐寂不聲、聞侯家法令嚴明、信然、西風緊急、塵沙撲面、轡過橋上、搖々欲颺、抵杖衝坂、桑名以南、坦道如砥、此始就山、行松林中、設一亭子、茅茨柴籬、掃地極潔、亭中陳列竈、鑊、瓶、碗、茗、飲、應用器具皆在、鐺上縷々烟起、掌飲者、圓頂方袍、蹲踞于側、此龜山侯所陳設以享大使、然公謙讓不敢坐、駕次龜山客館、石川公

治所、市肆頗庶、其兩端有大門、每門防火隊長各一員、吏卒數十人、皆火裝、手執救火器械、水桶、梯、鉤之類、以備不虞、又有官吏具禮服以迎送拜謁、客館則有饋遺慰勞之典、此皆敬待大使之禮、所過侯邑大抵皆然、今不悉記也、關驛以西、官道傍鈴鹿川而上、兩山逼促、流水清駛、往々有佳處、然身在儀衛中、不得從容遊觀、徒供轎窓之觀耳、擲筆山、在官道右、恠巖怒起、老樹扶疎、被之、下臨激湍、亦一佳處、土人云、昔者狩野元信過而愛翫、欲圖之、把筆運思久之、不能成、遂擲筆而去、故名、對岸茶肆爭構亭子、榜以狩野古法眼、擲筆山則可厭也、狩野氏世以小筆叙法眼、而元信最得其妙、故稱古分之、駐駕坂下驛、驛在鈴鹿嶺下、山迫川繞、水聲如雨、是夜甚寒、人皆挾纊、

十日乙酉、踰嶺、陰雲將雨、積翠滴衣、風極寒冷、蓋山中氣候宜然、

盤路屈曲，皆疊石爲之，險惡，令人滿山松檜，陰森攢天，古昔置鈴鹿關，設衛士，建武庫，京師有大故，差固關使一員守之，土人云：關驛蓋其遺址，今以地勢論之，似距嶺甚遠，或云：關驛有和州路，故關在其所會，大抵古時道路變遷不一，以名推實，亦未可悉信，嶺下鈴鹿神祠，上有田村將軍祠，古夷賊據嶺，不奉王命，將軍征討，設奇兵射而殲之，而浮屠附會以觀音現靈助將軍敗賊，甚可笑也，蓋中世王綱解弛，近畿險要皆爲盜賊巢穴，王孫公子爲之吁食，今

聖天子委任賢將軍公，上奉下接，魚水無間，故海內安靜，民不知兵革，道途險要如此者，皆爲衽席，而我公際于盛時，奉大旨以朝

天子，弓銃劍槍諸兵備，皆儀衛觀美耳，豈不盛乎！次土山驛，橫田

川，本無橋架，水口侯爲造板橋，大使騶從之外，雖牧伯不聽經，由下流望三上山，又名蜈蚣山，古山有巨蜈蚣，與琵琶湖龍鬪，龍每不勝，化爲女子，請藤原秀鄉射蜈蚣殺之，故名，湖東之山，皆赭而無樹，獨此山鬱然翠色，鏡上豐下，絕似富岳，世以湖東富嶽目之，真不誣也，駐駕石部，

十一日丙戌，駕次梅木村商家，家貨和中散爲生，其家傳云：其祖娶半井卜養女，得方其家，今分爲數家，皆能致富，其屋渠々，初宅邊有大梅樹，遂冒其地，云：入侍，觀唐人書琴譜，唐詩屏風，過勢多橋，江之爲州，四界皆山，繚繞如環，獨缺其南，溪澗流潦，中委爲湖，長二十里，廣居其半，南吐爲勢多川，大勢如琵琶狀，故爲名，臣有一聯曰：中窪瀦蓄全州水，四面回環五國山，足以識其形勢矣，川中築一島嶼，就架大小二橋，唐橋是也，東海東山北陸三道皆會

于此、故古昔戰爭之世、毀橋以扼外兵之入、蓋以此爲咽喉之地也、然距京師半日程、而所恃一條水耳、豈足以扼之耶、勝敗輸贏、按史可見也、膳所城、蜿蜒湖中、粉牆一髮、翠松映帶、縹緲如畫、駐駕大津、大津濱湖、有舟楫之利、魚蟹之饒、且逼近、輦下、人煙繁稠、亦一都會、

十二日丁亥、踰逢坂山、此亦置關之地也、文德實錄、天安元年、始置逢坂關、設守關十二人、及壇衆二十人、陳列器械以守焉、此遼王城益近、而置關域民、譬之人家、蓋戶庭間耳、規模無或狹隘乎、又永祿八年、佐々木氏復置關于此、佐々木氏割據江州、其置關也、特守其封境耳、嗚呼、人臣設關險以薄、王室衰廢極矣、可勝慨哉、但其地一入縉紳歌詠、遂列勝地、原其古、皆不足道也、駕次蹴上、自此人屋櫛比、街衢整潔、市吏禮服、執棍避人、士女盛服

出觀、填街咽市、三條橋下河積亦皆滿焉、午後、公館于三條峭藥師通松山侯邸、々内湫隘、而新造館舍、設廊廡、無復餘地、乃點定邸外商屋、以爲扈從臣吏客舍、四出處、置卒監守、臣成器客舍在邸後御射山街、與青木一郎大夫椽尾彌市同寓、此二人前後先駕而至者、登邸稱賀、夜傳奏議、奏諸卿相次而至、公親迎、送之廳事上、門前轎輿人馬紛々旁午、

十三日戊子、

十四日己丑、夜奉命書參、内儀、賜茶、

十五日庚寅、公參、内、蓋進、奏、大旨、及

皇上

太上皇召見賜

天盃等儀、皆在是日、夫天上之事、非人之所能窺、而其偶落人間者、豈亦在下之所宜輒筆而輕傳耶、儀畢、

公更服巡詣關白傳奏議奏諸公卿及所司代水野侯、鷄鳴還館、臣等在廳事上奉迎、廳事庭上幕油紙障、旁列小舍、陳列弓銃長槍、典謁監門各守其所、威儀肅然、

十六日辛卯、公赴鷹司近衛廣橋三公招請、

十七日壬辰、公將官原公巡視東山諸佛寺、臣特扈從、泉涌寺

殿宇崇高、閣道相通、觀唐禪月畫十六羅漢像、牙舍利塔、宸

筆諸經、絕品也、裱榻上畫唐十八學士、不詳何人所圖、亦妙、轉入

前殿、壁後觀音像甚大、狩野探幽晚年所畫、不着采色、筆入妙、

中世以來寺爲官寺、

歷聖卜安、故規模宏壯、構架極精、不暇悉記、養源院、台德公夫人爲其考贈三位淺井侯創焉、故侯忌日在京侯伯諸吏皆來拜云、養源者、侯法諡也、遼華王院、在其西、所謂遼三十三間堂也、六

尺爲間、而堂特以一丈二尺爲間、三十三間、則六十六間也、近世善射者、在堂端宇下試射、直達者爲巧、謂之堂射、記矢數于扁上、揭之楣間、金碧輝映、楣宇皆滿、治承年間、置寶庫、納書畫器物、無幾而廢、書冊有印記者、往々現存云、方廣寺、京大佛是也、佛像燒燬不存、基址隆然如山、梯而上下、有瓦片檐馬、皆大數十倍于常物、其宏壯可想、繚外石牆、皆巨石爲之、嘗記蒲生氏鄉運一巨石、重大艱運、欲中止、豐公親造石所、從行諸侯皆親執、絙牽挽致之、夫一石之運、至數諸侯手挽之、宜偉大如是、道西有耳塚、征韓諸將所得首級、截耳以獻、豐公命理于此云、嗚呼、所得于彼、如是其多、其所失于我、不知幾何、二國生靈之不幸、一到于此、悲哉、清水寺、傍山構架、下臨深崖、世謂之舞臺、寺安觀音、子女有所祈禱、手執張傘、自臺上投擲、不跌仆、則以謂佛享其誠、必得所欲、然事多

出男女歡愛之私情、以此誣佛、爲佛者其能堪哉、回望洛中、皆在目中、其勝在東山諸寺之上、過祇園八坂、抵智恩院、京師佛寺之盛、天下無比、而院構造尤大、公入方丈、已而抵前殿、轉觀洪鐘法然塔、宮原公先還、公詣有信院、晡時還館、夜入侍、公曰、豐公方天下始定之日、生民疲弊之時、而造大佛、纔畢其工、而遇地震、崩塌無餘、未經年、復起其役、以復舊觀、其壯麗今不可見、然其遺址亦可以觀其國力矣、故像銅也、松豆州之以佛利人之說、鑄毀鑄錢、易以木像、膽略過人、然當時足國用、豈必是銅、且存舊物、論世者可取以證也、臣成器曰、實有如高論、但豆州公之爲、亦足以破世人之迷惑、公饋賜茶、公又曰、此宇治橋下之水也、利休嘗品諸水、以宇治橋第三柱間所流爲第一、豐公每命汲取煎茶云、昨又遣人取之、江良輔曰、清淡無比、臣成器曰、水本無味、其

有味、他物使然也、清淡乃所以發茶味也、然獨以第三柱間之流爲可、其理不可解、公又曰、昨關白公論京師山水、以嵐山爲稱首、且令予往觀、予奉大命而來、故每出入、吏胥奔走、喝止行人、今以此遊山水間、恐非所宜、若他日告老致事、逍遙來遊、予之願也、旣以是辭之、然公意亦不可孤、明日遣善輔造圖、以當臥遊、汝其代予往觀、臣成器拜命而退、

十八日癸巳、公參內、蓋賜歸賚物、推恩進官等儀、在是日、臣與星野善輔已牌發邸、西出田畝間、行半里強、一堤南來、迂徐蜿蜒、修竹如簣、此昔者所以界洛內外也、今洛內人居曠西半、而東則溢出河外、東山一帶、號爲繁富、抵嵯峨村、村多木商、蓋丹之木、浮大井川而下、抵此上陸、輸之洛中、村南則大井川也、嵐山在其南、聳拔枕流、松櫻衣被、而潭影沈々、灘聲淙々、蓋山之名雖在

于花、以臣觀之、時流之美不下東山諸勝、其幽僻閑靜、使人有世外之想、則莫與比也、况又有櫻花之觀、宜矣、臺閣繙紳之月旦、指先屈矣、從容遊賞、既而文良圖成、乃北折過清涼寺、憇茶肆、此間有天龍寺、小倉山、時雨亭等勝、而日力不足、遂割愛、傍廣澤池而東、京西地宜竹、所在脩竹彌望、出二條城西、南折取路三條通而還、

十九日甲午、夜入侍、賜糖糕、

廿日乙未、公參、內是日、有觀樂、賜酒饌等儀、臣成器感風寒、發熱頭痛、不能登館、

廿一日丙申、訪摩嶋助太郎、遂登館入侍、有明日回駕之命、是夜、青木一郎大夫先發、蓋以掌道上館傳事也、

廿二日丁酉、客舍主人贈高臺寺箸、寺以菘花名、土人採以作箸、

亦雅品也、申牌駕發、京師、憇蹴上茶店、庭有池、懸泉瀉下、頗有涼意、池蓄金鯽魚甚多、聞人語、盡集檻下、噉嚼求餌、主人藏巨弓大箭、皆倍常物、此其祖先所執、蓋士人云、駐駕大津、山上有蟬丸祠、是日祭祀、燈火燿煌、人行如織、

廿三日、平明駕發、曉霧漸消、湖面豁然、若狹諸山在烟波之間、縹緲若浮、湖濱邑落五百有餘、田入百萬石、皆湖澗所及云、回望比叡山、雲填壑谷、皎如殘雪、積絮、轎夫曰、唐崎距此里餘、所謂一株松、隱約可見、乃推轎窗引領望之、而興馬沓至、不能諦視、昔者明智光秀殺其主、爲豐公所誅、其將明智左馬介奔坂下城、敵追及、斷其走路、左馬介著三山冑、穿狩野、永德所画雲龍外套、驅馬涉湖、遂達唐崎、即此是也、左馬介事弑君之賊、爲之心膺、不能致死于諫、却獎成其惡、豈有不得已者歟、抑戰國之士風使然也、其入

坂下也。出寶器于外曰：此皆天下之名器，不可以一人故失之。而後放火自燒死，嗚呼！比之抱寶器而燒死者，其器度之廣狹相去遠矣。馬場村有義仲寺，堂前有源義仲墓云。佐々木高賴過此地曰：公亦一大將軍，豈可無守墓者耶？乃創此寺，寺以東所謂粟津原，公戰沒處也。田間有今井兼平墓，按史兼平扼東兵于勢多，軍敗奮鬪，無敢當者，已而聞義仲死，嚼劍墜馬而死，木曾四將，今井樋口、楯根井，皆世所謂勇武善戰者，而其忠義之節，獨兼平無愧耳。而古墓荒涼，使人咨嗟嘆息。抵大野，日已晚，前騎後輿，下坂渡橋，燈火百千，隱見出沒，不知首尾所在，亦奇觀也。俗傳藤秀鄉射巨蜈蚣，蜈蚣每足發光，若火炬，自三上達勢多，若使當時人在，應作蜈蚣看也。駐駕土山，夜大雨。

廿四日己亥，雨未止，踰鈴鹿嶺，溪澗皆漲，谷底如雷，坂路泥滑，石

稜如劍，轎中傾仄，搖兀不能坐也。次坂下驛，雨亦晴，駐駕四日市，登館，傳旨曰：明日夜半發，宜速還以憩息，成器謝恩退出。

廿五日庚子，平曉次富田，整鹵簿，儀如初發日。辰後駕入城，舉藩迎拜稱賀。近侍傳旨曰：駕即日發，臣成器須即入侍。臣發京師日，既請送駕抵官驛，乃謝恩，客裝入侍。申後駕發，抵川口客館上船，以小舟十餘隻牽進。時雨後水漲，濁流迅疾，船行如箭。日暝，下碇稻荷崎，以待月出。召舟中侍坐者，賜茶餅。

廿六日辛丑，月出，開帆北走。公手賜藍餅，臣成器拜賜而退。已牌抵官驛，潮退不能近岸，乃易小舟上陸。鹵簿已列岸上，公上興入客館。少時乃發，臣成器拜稽首奉送于廳事上，從衛陸續躡去。乃與向井某余語某岡安某憇藤屋，是掌渡海舟楫者也。午飯，乃上船，船輕行疾，日暮抵濱地藏，落潮甚急，船不能進，移坐小舟。

增_一加_二數_三漿_四、_五遡_六抵_七川_八口_九、夜_{一〇}已_{一一}過_{一二}初_{一三}更_{一四}、臣_{一五}成_{一六}器_{一七}以_{一八}菲_{一九}才_{二〇}、叨_{二一}受_{二二}知_{二三}遇_{二四}、朝_{二五}夕_{二六}奉_{二七}侍_{二八}、諮_{二九}詢_{三〇}恩_{三一}遇_{三二}之_{三三}隆_{三四}、出_{三五}於_{三六}常_{三七}數_{三八}之_{三九}外_{四〇}者_{四一}、不_{四二}可_{四三}悉_{四四}記_{四五}、其_{四六}賜_{四七}予_{四八}纖_{四九}細_{五〇}必_{五一}載_{五二}者_{五三}、則_{五四}不_{五五}敢_{五六}忘_{五七}君_{五八}恩_{五九}之_{六〇}意_{六一}也_{六二}、是_{六三}夜_{六四}、駕_{六五}駐_{六六}赤_{六七}坂_{六八}、

